

#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19 N.4 總 73 2019/10

爭取自由？先思根源 P.2  
Seeking Liberty? First Tracing Its Roots

5G時代的教會與宣教 P.8  
Church and Mission in the 5G Era

教會不可自曝家醜？ P.15  
Shouldn't the Church Expose Its Own Scandals?

上帝賜給這世代的鋒利頭腦 P.17  
A Sharp Mind: God's Gift for this Generation



[newenfu.org](http://newenfu.org)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 神的兒子。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  
自主的、為奴的，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  
(加拉太書3:26-28)



**HOLY ! HOLY ! HOLY !**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爭取自由？先思根源	2
Seeking Liberty? First Tracing Its Roots	劉良淑
從香港抗爭看信仰對政治的影響	4
The Impact of Christian Faith Reflected by HK Protests	李靈
5G時代的教會與宣教	8
Church and Mission in the 5G Era	許基康
信仰扎根文化：訪林鴻信教授談智庫	11
Faith Taking Root in Cul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 Lin Hong-hsin on Thinktank	編輯室
洛桑職場會議觀察	13
Observations of Lausanne Global Workplace Forum	亞伯
當理想來到盡頭	封底
When Idealism Reaches Its End	蘇卿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教會不可自曝家醜？	15
Shouldn't the Church Expose Its Own Scandals?	肯三
基督教學者訪談(4)	17
Dr. Alvan Plantinga	
上帝賜給這世代的鋒利頭腦	
<i>Interviews with Christian Scholars (4):</i>	
Dr. Alvan Plantinga, A Sharp Mind: God's Gift for this Generation	馬麗
聖經無誤原則的昔與今，4之2	20
The Principle of Biblical Inerrancy, Then and Now 4-2	呂居
重返造物的世界	24
Return to the World of Creation	孫毅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2019恩福家人退修會見證集錦	26
Testimonials of the 2019 Blessings Family Retreat	恩福家人

## 恩福

**Blessings**, Vol. 19, No. 4, October, 2019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19年10月 第十九卷第四期 總73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Mary Ma

Editor and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Jessica Zhan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特約編輯 徐志秋 馬麗

編輯／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7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1994@gmail.com

Website: newenfu.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馬康偉牧師 T:0920012981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newenfu.org](http://newenfu.org)/大眾傳播/出版品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 爭取自由？先思根源

劉良淑



八月間，香港反送中抗議運動的團體在全球13個國家、18份重要報紙，用當地語言刊登全版廣告，字字血淚，呼籲國際社會給予支持。簡短而慷慨激昂的文詞，陳明百萬港人連續幾個月走上街頭，所爭取的並非只是幾項訴求，最核心的乃是要「自由」。

回歸中國22年之後，港人發現在「一國兩制」的外表下，實質的自由愈來愈被壓縮，幾乎失去獨立法治運作空間。香港變成被監控的城市已經為期不遠。一位市民沈痛地說：「自由就像空氣，只有在快窒息時，才會覺得它重要。」

對於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而言，「自由」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人權；很少人去思想它的來源與寶貴。然而世上還有許多地方，人民並沒有這種權利，而在他們的文化或建國理念中，也沒有「自由」的立足空間。

因此，當港人把「爭取自由」的代價再次血淋淋地曝光在全世界面前時，我們豈不應當再次深思，這樣的「自由」真有充分的理由存在嗎？它的根源是什麼？為什麼只在西方世界才出現？它值得如此拼命去維護嗎？

## 自由不是唯物主義的產物

時下最熱衷於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士，是「自由人文主義派」（liberal humanists）。他們標榜追求進步，要使得人人都能享有平等、自由、人權。其中有些激進份子認為，宗教是攔阻人類進步的迷

信；消除宗教才能順利地實現這些目標。

然而，「平等、自由、人權」的概念是從哪裡來的？倘若排除對神的信仰，單單持進化論式的物質主義，按照邏輯，是無法總結出這些觀點的。因為，在浩瀚的宇宙中，個人顯得渺如塵埃，何來價值？為何需要看重維護個人的權益？另一方面，按照「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理論，弱肉強食似乎是天經地義，為什麼要講求平等？憑什麼要視關愛、犧牲為更加崇高的倫理？

換言之，按照「無神」的宇宙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使是互相仇恨、彼此踐踏，也並非不合理；甚至比追求社會公平、慈善公益更加合乎邏輯。因此，被譽為21世紀魯益師的凱勒牧師（Timothy Keller）指出：「徹底的科學／唯物主義，和自由人文主義根本是兩套互不相容的體系。兩者的信念明顯牴觸。」（參*Making Sense of God: Finding God in the Modern World*, 4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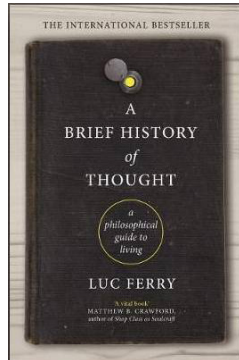
「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精神指標，如今成了各種形式社會主義的指南。然而，把神邊緣化或徹底推翻的世俗社會主義及人文主義，卻忘了或忽視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乃是根源於猶太／基督教的信仰體系。他們將這些美麗的花朵從基督信仰的大樹摘下，擺列成鮮艷奪目的盆景，卻未曾想到，離開了供給它們生命的本源，這些百紫千紅的花朵必然迅速凋零。

愈來愈多學者同意，現代「自由……良心、人權、民主的理念」，乃是出自聖經對公義和愛的教導。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greed that modern ideas about liberty, conscienc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came from biblical teaching on justice and love.

## 平等與神的形像

德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指出，愈來愈多學者同意，現代「自由……良心、人權、民主的理念」，乃是出自聖經對公義和愛的教導。世俗社會找不到可以發展出這些理念的根基。

法國的哲學家、政治家與世俗人文主義者法利（Luc Ferry），曾寫《思想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hought*）一書，其中說明了基督信仰如何轉化了希臘羅馬文化和西方的異教思想。他指出：「基督教帶給世界……（一些理念）……而現代許多倫理系統將它們取來，為自己所用。」其中之一，就是人人平等。



當時的希臘世界觀認為，人生來是有階級的，一些人是統管者，另一些人則必須服從。「但基督教卻提出：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是按照神的形像而造。這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而目前世界的整個民主傳承，便來自於此。」

德國哲學家與社會學者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到，希臘思想中有民主的成分，不過是有限的民主，只有貴族和受教育的人才能享有。然而聖經的概念則是「神按自己的形像造人；基督成了眾人的贖罪祭」，這使得西方對個人價值的理念大大提升。

在東方思想中，階級的概念更為強烈。印度存在根深蒂固的種性制度，直到今日。佛教有「普渡眾生」的說法，在平等方面顯然超越了印度教，然而它以「無」為人生最高的境界，重視出世，對世間的平等與否並不在意；六道輪迴的概念又深入信眾，讓善男信女容易「認命」，不會產生爭取平等或自由的想法。中國傳統文化對階級問題似乎沒有太多著墨，不過因儒家僵化而形成的吃人禮教，在現實社會中成為枷鎖，讓人不可能去追求平等。而在新中國初期，明確劃分的紅五類、黑五類、左派、右派等，豈非將中國文化中無法平等的潛規則浮出了檯面？

其實，對於此次港人為自由的抗爭，各地華人不見得全都贊同；持反對立場的亦大有人在。這種現象的原因相當複雜，礙於篇幅本文難以深入分析。然而華人傳統文化中並沒有深刻的「平等」意識，比較偏向安於現狀，逆來順受，缺乏去爭取

自由的動力，可能是背後的因素之一。反觀西方，由於受到基督信仰兩千年的薰陶，視自由為普世價值，故輿論界一般會更偏向同情港人的努力。

## 人權與神的形像

許多人以為，「人權」是現代世俗主義的產物，推翻了古代宗教神權的壓迫。但其實，「人權」的概念並不是出於啟蒙運動之後，而是始自中世紀的基督信仰群體之中。霍克海默和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都承認，人權的觀念是出自聖經。所有人既然都是按照神的形像而造，所以無論出身、天賦、才能如何，甚至即使有缺陷，只要是人，都擁有不能被任何權勢（包括政府）剝奪的自然權利。

由於人在受造界有「照神形像而造」的特殊身分，所以他首要負責的對象是神；其次為自己的鄰舍。這就排除了「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生觀。第四世紀的聖徒奧古斯丁是第一位提出這觀點的哲人。劍橋歷史學家查德威（Henry Chadwick）認為，奧古斯丁「在人類道德意識歷史中，帶來劃時代的影響。」因為他是第一個提出，人生最高的目標不是自我節制，也不是理性成就，而是愛——以愛來服事上帝和眾人。

總而言之，基督信仰把個人的重要性提到令人難以想像的高度。「對佛教徒而言，個人不過是幻象，終將歸於虛無漂渺。對希臘的斯多亞派而言，個人終將溶入宇宙總體。基督信仰卻應許：每個靠神蒙恩的人都有永生——包括靈魂、身體」（《思想簡史》）。

## 極權與丟棄上帝

存在主義提倡者尼采看得很清楚。他指出，如果沒有神、沒有超自然的層面，物質世界就是一切，那麼，「生命本身的存在就高於一切。」沒有任何外在實體可以成為衡量我們生命的標準。倘若指稱現實生活中某事為「善」，另一事為「惡」，則完全是一種個人的武斷。尼采寫道：「判斷——對生命的價值判斷，無論是贊同或反對，從終端來看，都不會是真實的。」

他認為，如果一個人說自己不信神，但卻相信人天生便有權利，且應當去照顧弱者窮人，那麼，他其實仍舊是在持守基督教的信念——無論他是否承認。

另一方面，尼采預言，一個拒絕上帝的社會，即使起初仍推崇同情、博愛、良心等理念，但至終

「道德」一定會成為社會問題，因為這些「道德」愈來愈難以自圓其說，人們也會愈來愈自私，缺乏關懷他人的動力；最後只能用強勢來勉強人。

尼采的理想，是至終有「超人」（「未來人」）出現，他有高貴的靈，可以自我塑造成為至善，不需要外在強加任何道德價值。然而，他的這番描述，某種程度反映了聖經中神的自我說明：「我即是我是（I am what I am. 和合本譯：我是自有永有的）。」所以有人指出，尼采不過是要人崇拜自己——把過去歸給神的信心和權柄，放在自己身上。

英國歷史學者華特生（Peter Watson）認為，尼采的觀點引燃了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希特勒發動戰爭、剷除猶太人，和史達林大肆殺戮政敵，無疑都受到「超人」觀的影響。

而回望近代中國，造神運動的腳步離去猶未遠，現今又出現揮之不去的極權陰影。這些現象的背後，除了千年帝制皇權的傳統在作祟，可也有西方這股反基督教的思潮在煽動？

### 結語

在此次香港的抗爭運動中，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人士也積極參與。在民間的遊行申請遭拒之後，宗教團體仍然以祈禱為由，正式合法集會，所要表達的意願也相同。不過，基督徒在爭取自由時，不應當只從自身利益的角度出發，而應該更深刻明白自由的根源，與對社會福祉的重要性。

祈願在撕裂的社會裡，更多基督徒能以事奉神的心來決定自己的言行，以致能成為神所用的器皿，為周遭的人帶來真正的祝福。✚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本文主要參考書籍：*Making Sense of God, Finding God in the Modern World*, by Timothy Keller

# 從香港抗爭 看信仰對政治的影響

李靈



831祈禱大遊行

今年6月9日，東方之珠爆發了“守護香港反送中”大遊行，百萬人塞爆街頭的景象，震驚了世界。這個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大遊行，是因香港立法院5月3日至24日圍繞著“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立法程序激烈攻防，接著，政府決定繞開委員會，預備在6月12日逕送大會二讀。民間對此強烈反彈，導致5月底演變成社會運動。

第一場遊行之後，港府依然宣布如期在6月12日“二讀”；當天示威者便佔領立法院附近街道。過程中，警察使用武力過當，引起更廣泛的民衆反彈。港府才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

儘管7月8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引發此次動盪的《逃犯條例》修正案壽終正寢。但是，抗議運動並沒有因此結束，反而越演越烈；規模不等、地點不一的抗議活動，經過幾個月仍沒有止息的跡象。在一些地方，警民衝突儼如戰場。

### 示威抗議持續不停

此次香港爆發的群體抗議運動，除了規模空前、時間超長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基本上沒有“領袖人物”，或統一的組織帶頭，全憑“自發聯絡”；尤其是年輕人廣泛動員，成為抗議的主力。這種情形絕非偶然。

香港回歸中國後，大陸資金將地產不斷推高，幾乎斷絕了青年購房的可能；大量內地學生在港求職，奪走了香港青年的求職機會；再加上2014年“占中”時期的訴求，基本上沒有得到任何

“唱哈利路亞贊美主”詩歌在隊伍中響徹雲霄。這一切現象似乎為抗議活動抹上了一層神聖的油彩。  
The hymn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resounded loudly among the HK demonstrators, adding a sacred color to the protests.

回覆，反而幾位“領頭羊”今年遭到法律制裁。眼看著《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權利，如同切香腸一樣不斷被中共政府蠶食，積壓已久的不滿終於“總爆發”。

這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抗議運動，迅速擴及香港所有的居民。六月至八月，每次遊行的人數多者超過百萬，少則也有數十萬。抗議的訴求從“反送中”擴大至五大訴求，除了收回暴動定義、不可定罪遊行人士、徹查警方濫權，還要求舉行雙普選，向“保衛民主”發展。

抗議運動一開始，台灣便遙相呼應，力挺港人。歐美國家也不斷表示堅決支持香港青年，並對他們深感“欽佩”！香港已經成為世界熱點，全球都在關注。

### 香港基督徒的參與

這場規模巨大、曠日持久的抗議運動，是史無前例的。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遊行隊伍中顯然有眾多基督徒參與：有牧師在現場講道；“唱哈利路亞贊美主”詩歌在隊伍中響徹雲霄。這一切現象似乎為抗議活動抹上了一層神聖的油彩。



然而，這種情形無疑加深了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成見。今年3月1日，《環球視野》就曾刊出題為“基督教對中華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一文。此次香港基督徒的舉動，似乎印證了該文所有的論點。

其實自從2014年香港“占中”事件後，北京政府對基督教的成見就加深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陳腐觀念，再次像“幽靈”一般在部分官員和學者們中間浮游。

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基督教，固然不恰當；不過，身為基督徒的我們也需要明白：為何基督徒特別容易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理念，以及為何當權者會因而產生戒心，以致造成目前的局面。

### 基督信仰在神州扎根之難

歷史上基督教三次入華，但都沒有真正在中國社會扎根。

第一次是在唐朝宣揚的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當時因著唐太宗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對外來宗教文化採取“兼容並蓄”的政策，景教和佛教因此獲得了廣為傳播的機遇。遺憾的是，景教雖然在華歷經了兩百餘年，可是並沒有像佛教那樣，能與儒家、道家主流文化相融互補，扎根民間。公元845年，唐武宗針對佛教下詔滅法毀寺，景教受到株連。數年後，佛教重新回到民間，可是景教卻一蹶不振。景教在溫文爾雅的北宋盛世徹底消失，並不是由於戰爭或迫害。這只能表明，當時的中國人對基督信仰毫無興趣和需要。

十三世紀元朝期間，天主教廷曾遣使來華。雖然因掌權的蒙古族接受基督信仰，靠著政權的保護，天主教能在多個地方立足，但恰如“曇花一現”，隨著元朝而消亡，再沒有留下任何影響。

明朝時期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透過展示醫學、天文、物理等科學知識進行傳教，受到皇帝的禮遇；只不過接納的主因，是欣賞他們的知識，而不是臣服於他們所傳的信仰。可惜，傳教士們所帶來的科學技術，對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談不上能產生什麼影響。而他們所提出“補儒”、“合儒”的傳教路線，也沒有消除基督信仰作為外來文化的“異質性”。因此，到了清朝，當“禮儀之爭”浮現時，康熙皇帝一聲令下，這個敞開了不到一個半世紀的古老帝國“大門”，就呼的一聲又被關上。

歷史告訴我們，中國掌權者對基督教的態度為：若是能帶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有利統治的知識或技能，歡迎；若是想改變中國的文化價值與觀念，沒門！

### 近代傳教事業與政治

好在中國人的態度並沒有消滅西方基督徒的傳教熱情。他們牢記耶穌基督對門徒最後的吩咐：“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十九世紀初，他們終於等到了新的機會，去叩開中國的大門。

遺憾的是，近代基督教來華，竟然主要是靠“鴉片戰爭”的大炮，強行轟開古老帝國的大門。不過，這一次基督信仰的傳入，卻直接影響了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帶動了歷史的走向。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傳教士們得以進入內地。他們不僅傳播信仰，也教導現代的政治、經濟和科學新知，因而徹

香港被英國統治100年期間，浸淫在基督教與民主思想的氛圍中。  
During the one hundred years of British rule, Hong Kong has been immersed in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tic ideals.

底改變了中國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也使基督信仰全面進入了中國社會。

鴉片戰爭後不到十年，洪秀全便打著基督教的旗號，混合了中國的巫術意識，發起太平天國革命，使得這場農民造反運動抹上了基督教色彩。

在戊戌變法中，著名的傳教士李提摩太積極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幾乎成了這場運動的政治顧問。在清末民初，好些傳教士也曾積極參與中國的政治，力圖使基督教文明的政治文化深入中國。直至1949年之前，中國歷次重大的政治變革，都可以看到傳教士在其中的作用。

其實，共產主義運動也是根源於基督教。十五、十六世紀，歐洲的一些基督徒，如托馬斯·莫爾、托馬索·康帕瑞拉等人，提出了共產社會的理想。經過幾個世紀，從空想演變到具科學理論的共產主義，輾轉發展出第三共產國際，成了徹底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治運動。

1949年後，奪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奉行唯物主義，反對並批判一切宗教。但是，這種無神論意識形態本身，並非中國本土文化的自然延伸，而恰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國際”背景下生長起來，並輸入中國的。

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不僅是要打倒政治對手，還想徹底切斷與西方的關係，消除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然而，文化大革命卻以全然翻盤的結局收場。到1970年，中國的經濟就快撐不下去，到了全面崩潰的邊緣。用當時華國鋒的話說，中國快要被“開除球籍”了。這個結局證明了兩點：第一，中國已經無法清除基督教的影響，完全回到“過去”；第二，中國已經不可能脫離世界而生存；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形成世界市場，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脫離這個經濟體系而單獨存在。

所以，“文革”結束後，中國立即開始施行“改革開放”，其實即是全面倒向西方世界的自由經濟理念。那段時間，不僅經濟開始進入快車道，基督徒的人數也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基督教的政治理念隨之深入人心。“憲政”、“民主”、“維權”、“公平”等詞彙，開始無處不在。

## 香港與國內信徒的比較

說到這裡，再來談論香港。那麼多基督徒上街，牧師、傳道人在現場帶頭搖旗，在背後鼓勵打氣。他們不僅將“反送中”與“反專制”、“反暴政”結合起來，而且使這一切都有了《聖經》的根據。



香港被英國統治100年期間，浸淫在基督教與民主思想的氛圍中；民衆耳濡目染的，是基於基督信仰而來的司法程序。香港的精英階層已經全然接受了這一套價值體系。香港的基督徒不到6%，卻似乎能主導文化，其主要原因就是：香港的政治基本上就是基督教文明的延伸。在此次抗爭中，8月3日香港大多數公務員也都上街，表達對“反送中”的支持，便是明顯的例子。

反觀中國大陸信徒的情況，則與香港相差甚遠。在農村裡，基督徒所崇拜的“神”，已經被加上“中國式”解讀，多少帶些巫術色彩；而在城市中，一些知識精英所崇拜的，則可說是一種意識形態化的“神學”——能夠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這說明了“加爾文神學”迅速在中國大陸走紅的現象。）

在農村裡，基督徒追求的是“聖靈充滿”、是“神蹟”；在城市中，基督徒追求的是“屬靈的正確”和“屬靈的權柄”——至於究竟什麼才是“屬靈”，那就全憑眾人的“共識”和個人的“權柄”來決定。

由此觀之，中國社會一旦失控，或者出現全國性“動亂”的話，在農村中的基督徒就可能會冒出洪秀全之類的人物；而城市中就可能會冒出“同盟會”、“興中會”等高舉某主義的基督徒組織。

## 捍衛民主與基督信仰

清朝末年因著“不平等條約”，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傳教士蜂擁而入。他們帶來的“科學技術”，中國人很快學到了；可是西方對科技的深層、創新思維方式，中國人並不願意學，也因為沒有基督教傳統為基礎而沒法學。

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理念”則很快被“洋為中用”。如：“太平天國”是仿倣神權政治；“戊戌變法”是仿倣“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則



近現代基督教對中國社會帶來的衝擊，最強烈的反應是在政治領域。

In the modern era Christianity's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showed itself most dramatically in the realm of politics.

仿效“民主共和”。當時中國正面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再也無法維繫下去。過去的“改朝換代”是“換湯不換藥”，因為不知道還有其他不同的“藥”；但現今基督教帶來的，則是全然不同的新藥！

香港基督徒僅占6%，然而此次抗爭走上街頭的人中，其他宗教的信徒不如基督徒人數多，聲音也沒有基督徒大；其原因為，其他宗教與“反送中”要求自由的政治訴求之間，沒有什麼內在的聯繫。而香港的基督徒卻把此次訴求看作如同維護信仰一樣重要。香港絕大多數牧師對訴求都沒有異意，充其量只是呼籲抗爭要採用“和平”的方式，堅決反對使用“暴力”。

《基本法》允許香港居民享有遊行集會的自由，但是

如何使用這權利，以及為什麼要使用，這背後全是基於個人的信仰。由於基督徒



在禮賓府外唱聖詩

認同西方的“普世價值”，認同“民主憲政”，所以一旦民主法治受到威脅，他們便會挺身而出。所以，香港的基督徒參與這次香港社會“反送中”的抗爭是必然的。

總而言之，近現代基督教對中國社會帶來的衝擊，最強烈的反應是在政治領域。一方面是因為，基督教所包含的價值觀和社會倫理，與中國數千年傳統積澱在人心深處的觀念大相徑庭，要將它們轉化，並不容易。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傳教士們帶來的西方“民主共和”，正遇上中國的政治大變局，可以成為取代“改朝換代”的新政治模式，促使人們以追求“平等”、“自由”、“民主”、“共和”等理念，作為政治動員的“革命口號”。

從香港教會在此次“反送中”抗爭中的積極參與，我可以預料：中國大陸一旦出現類似香港的情形，抗爭的人群中，基督徒必定是引人矚目的一群，他們參與的積極性，恐怕比香港有過之無不及。因為“改革宗神學”顯然已經成為大陸後馬克思時代最凸顯的新“意識形態”。✚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本(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本(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10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10元)

###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 (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 (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 BCMF

請寄至: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 5G時代的教會與宣教

許基康



我家附近有個西人教會，由於老化，年輕人大量流失。他們請來一位年輕的牧師，他想吸引年輕人，於是在教會靠交通繁忙公路的電子看版上動腦筋。起初，他放了一句話：Google cannot satisfy every search. 過了幾週，他又放了一句話：Facebook cannot connect every relationship. 這兩句話真不錯，可以幫助開車經過的人開始思想。我覺得這位牧師很有意思，便去敲教會的門。那天牧師不在，秘書很熱心地接待我，她說：“你不是第一位來敲門的人。有些是未信主的朋友，這兩句話剛好擊中了他們的心，他們便來尋找答案。有些是基督徒，他們拿支票來奉獻。”我問：“教會人數有沒有增加？”她說：“來了不少年輕人。因為他們感到這兩句話摸著了他們的痛點，他們就來了。”

這個例子印證了“內容稱王，內容有王 (Content is King. More importantly, the King is in

the content.)”這句名言。單單有好的內容還不夠，必須利用有效的傳播工具才能傳達到廣大群眾。例如當下AI（人工智能）、5G（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雲端大數據等的技術便能為基督的國度效力，成為收割靈魂、造就靈命的利器。

## 5G 的潛力

5G可望於2021年全球全面連結。它的速度為4G的50倍。一部電影用4G下載，需要兩分鐘，用5G則只需要3.7秒。因此，《富比士》雜誌認為，在工業4.0的發展中，2019年最值得投資的，就是5G技術，無論是半導體、設備、服務業，都應當往這個領域去努力。

在用戶體驗速率（交互）、頻譜效率、移動性、時延、連接數密度、網絡能量效率、流量密度等方面，5G的成長都在十倍以上；而且所有用具、設備，壽命，都超過十年。

在技術應用方面，(1)增

強移動寬帶：可用於超高清視頻、高清語音、雲辦公、雲遊戲等；(2)海量機器通信：可用於智能家居、物物連通（M2M）、資產管理、安全設施、智能交通、智能用具、智慧農業、智慧城市等；(3)超高可靠低時延通信：可用於工業自動化、自動駕駛、高可靠應用、移動醫療等。

5G使終端和雲端的分布式智能處理成為可能，現在終端機器除了CPU之外，還有GPU、TPU、NPU的芯片。這些新一代的產品速度高，而能量的消耗非常低。環繞在雲端外面的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現在有個新的名稱叫AIO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ings），它的處理能力極其強大。相關的公司，如中國的“獨角獸公司”寒武紀，台灣的耐能公司，最近都很紅。例如，寒武紀第二代智能終端處理器Cambricon-1H8，是專為5G時代機器圖片和視覺應用設計的AIOT芯片，廣泛提升了視覺終端智能，對於

5G的使用，讓這類聚會不僅沒有時延，而且是高清的身入其境。  
The use of 5G will help the remote meetings proceed without time-delay and enhance the HD quality.

人／車／物／行為／圖像／視頻等的高清抓取和即時處理，辨識能力非常之高。2017年底它已經發佈，並且將普遍安裝在華為的下一代終端產品中，使得華為的手機成了最佳的用戶感知機器。

許多美國大公司都在作這類芯片產品，而中國公司也在迎頭趕上。這個領域是這兩個大國較力的新戰場。

## 5G的應用特質

5G的應用，可以用“鋪天蓋地＋身臨其境”來形容。當5G時代來臨，不僅將是媒體遍地，而且必定深入人的生活中。

譬如，無人駕駛的電動車和即時車聯網將普及，大量減少車禍的發生和城市對停車場的需求。未來的農業，在噴灑農藥與肥料時，全會使用無人機；而且可以精準觀察每一株植物，判斷其生長狀況，個別給予藥量和養份。又如，因為延時極低，遠程醫療手術可以更加精確，有如臨場施行。未來的互聯網不只連接人與人、人與物，更擴大到物與物；因而智能家居、智能學習、智能城市已指日可待。

由此觀之，5G的體驗可以達到“任何時地、感同身受、潛移默化”的功能。

## 5G如何增強教會功能？

教會的功能，可以大致分為五方面：敬拜、教導（門訓）、團契、傳福音、社會服務。

### (1) 敬拜

· **異地同步敬拜的教會**（multi-site church）：主堂和分堂／聚會點一起同步敬拜，現在已經在世界各地都有，最出名的北美生命教會（Life Church）就是採用這種作法的領跑者。5G的使用，讓這類聚會不僅沒有時延，而且是高清的身入其境。

· **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能參與敬拜**（Worship anywhere, anytime, any language）。

· **音樂、詩歌和講台可以找不同地區的人來幫助**，如：翻譯、敬拜團樂手等。而將不同地區的人組成千人詩班也有可能。

### (2) 教導／門訓

· **雲端教導**（e-learning）更迅速：教導的內容只要幾秒即可下載。虛擬實境的門訓（VR e-mentoring）：導師不必在同一房間，便有臨場感。

· **網絡小組**：微讀聖經平台的讀者回饋顯示，透過網絡用同一的讀經進度，一起靈修，對參與的人很有幫助。

### (3) 團契

· **網絡小組**分享、關懷、一起活動，建立社交關係：若有人因出差或其他原因，不能親自出席團契，能即時在異地參與，沒有距離感，持續彼此的關係。甚至不在一處的人，也可以透過網絡組成團契，身臨其境的密切分享和交流。

### (4) 傳福音

· **1-對-1無距離障礙的福音交談**。

· **網絡福音廣場**：微博是建立廣場的地方，微信則是建立朋友關係的平台。在網絡廣場宣講福音，還是有很大的需要。

· **慕道班與問題解答**

### (5) 社會服務

· **教育**：中小學網絡學習／補習班：好的老師可以透過網絡來開課；虛擬實境可以用來作技能教學。目前大陸的編程學習很火，5G會非常實用。

· **醫療**：醫技人員可以遠距服務偏遠的病人；在老人照顧等方面也可大為加強。

· **遠距協助需人照顧的農業**

## 5G與牧養

90後出生的人，是互聯網的原住民。他們讀小學的時候已經開始使用網絡，與智能手機形影不離。而這些年輕人正在大批離開傳統教會，無論西人或華人的教會皆是如此。

華人移民教會逐漸老化，傳承困難。有個華人教會，45年前是因西人教會老化，以便宜的價錢把教堂賣給他們；如今這個華人教會也老化，想交給曾來過教會的下一代年輕人，但那些人已經去參加以年輕人為主的城市新興教會，不願接手，現在只好打算轉送給西班牙裔的教會。

現今在奧克拉何馬市（Oklahoma City）的生命教會，可說是世上最大的教會之一。他們主日有33個聚會地點，同步敬拜的會眾達8萬8千人；每週的崇拜在網絡上固定重播80場，留名登錄參與敬拜的，有25萬。這些人登錄之後，會在網上遇到招待及關懷同工，之後他們或到府拜訪，或用虛擬實境進行探訪。

主任牧師克雷格（Craig Groeschel）用混合的方式進行牧養。每天早上，他會透過臉書或電郵發佈信息，有25萬人會收到。教會有為數龐大的網絡關懷同工，各個年齡層都有，大家一同牧養。

既然現代年輕人多半不踏進教堂，怎麼把他們找回來？生命教會的作法或許值得參考，以主堂加分堂／聚會點的方式，以內容豐富的主日崇拜和成人主日學教導服事會眾，可以成為下一代網絡原住民的牧養模式。

## 5G與宣教

宣教工場的挑戰極大，一些宣教士期待可以運用5G降低難

宣教士需要很多關懷，也需要心理輔導，及職場的學習。5G的快速網絡可以大有裨益。  
Missionaries need much care, counseling and workplace training. The fast speed of 5G will serve these needs.

度，增加果效。

### (1) 克服跨文化的鴻溝

#### · 語言學習：

(a) **雲端即時翻譯**：宣教士到異文化地區，一般要用三年來學習語言，適應文化。這是非常辛苦的過程。如果能利用雲端的即時翻譯，讓宣教士立時明白當地文字的意思，便可以降低適應的難度，甚至縮短學習的時間。

(b) **一對一遠程教導**：有語言教導恩賜的人才不多，各地都供不應求。倘若能將優秀的語言教師請來，透過遠程教學來一對一指導，對宣教士會極有幫助。

· **文化學習**：無論是人文地理環境，或風土人情，透過虛擬實境的練習，必可以幫助宣教士加速融入。

### (2) 建立宣教平台

· **中文學習**：宣教士往往在當地學完語言後，學生簽證便到期。若要繼續留下來，就需要另闢平台。譬如，現今教中文很熱門，宣教士可以開闢教室，邀請專業教師在網上教學，他本人則擔任助教；這是可以行得通的。

· **商業宣教**：譬如，看到農業有需要，可以建立聯繫本國的專業人士，透過5G建立平台，並給予即時的指導；這種即時的幫助非常重要，而且十分有效。

#### · 遠程醫療

### (3) 宣教士關懷

宣教士需要很多關懷，也需要心理輔導，及職場的學習。5G的快速網絡可以大有裨益。此外，現在對宣教士而言，最大的需要是安全的通訊。這方面實在需要電腦專業人士來幫他們解決。

### (4) 宣教工場的新信徒培訓

這也是5G可以大大發揮的層面。

## 5G促使奧威爾時代來臨

在公共場所裝置監視系統，全世界各國早已行之有年。在英國的倫敦，監視裝置十分密集，連小巷和地鐵也不例外，現在共有63萬個攝像頭，預計2025年將增加到一百萬個。美國也急起直追，所有的高速公路上都已架設；現今世界上所有大都會無一不使用，在重要十字路口和公共場所甚至密集佈設。

目前在城市裡裝的監視器，多半仍為第一代。若換成第二代5G的AIOT，所看到的將為高密度、高智能的即時高清影像，鬚眉都可照出；還可以憑藉身材、走路姿態、動作來分析，讓人無所遁形。這些24x7工作的監視器不僅精準度高，還可以自動轉動。一旦有事故發生或者要尋找某人，這些監視器透過邊緣和雲端運算，與公安或警察部門即時連線，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可以找到當事人。

如奧威爾《1984》小說中所言：老大哥正在盯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現代的5G、AI和大數據促使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監視系統（高密度、高智能、高清影音、即時傳輸、高速邊緣和雲計算、高精準控制）的時代即將來臨了。

## 從啓示錄看5G時代

其實，聖經已經預告了5G時代的來臨。馬太福音24:30記載耶穌對末日的預言：「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使徒行傳1:11和啓示錄1:7也有同樣的預言）。

撒迦利亞書14:4和使徒行傳1:11特別指出：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的地點，是耶路撒冷朝東的

橄欖山；而這次人類歷史結束的偉大事件，讓全地從東到西（太24:27）萬族的人都能看見。這件事如何能實現？當時很可能的場景是現場直播！全世界人類所看見、聽見的，是同步的高清視頻和聲音，沒有任何延時。這樣精采的直播，必定是在5G之後的時代才可能發生。

同樣的，啓示錄11:9-12預告：“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裡進入他們裡面，他們就站起來；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他們就駕著雲上了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末世大災難中，這件發生在耶路撒冷三天半的事件，被直播至全球各地。高清晰度寬帶、海量終端設備、超高可靠低延時的5G之後的通訊網絡，將使全地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所有的人都目睹兩位見證人的神蹟奇事、被殺和復活。他們將如身臨其境般經歷這些事，無可否認。

啓示錄13:16-17提到，全世界的人手上或額上都將受印記。“印記”就是可辨識的記號，手上的印記很可能就是手上戴的AIOT；額上的印記很可能就是人臉識別——根據雲端大數據，給每一位貼上標籤，分成兩類，或者「屬於獸」，或者「不屬於獸」。

在5G以後的時代，其數據庫極大、傳輸和計算速度極快，儘管世界總人口達八十億，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作每個人的識別，也毫無問題。到那時，屬於獸的人，牠都會知道。

現在中國已經要根據刷臉和行動計算，測知居民的一切行為，並予以計分，作為評定好人

壞人的依據。

啓示錄14:6說：“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如今的“無線網絡”豈不就是這樣的“空中”？末日時代的科技會更厲害。或許天使不需要用別的，就利用當時的網絡，便可讓全世界的人都聽到福音。

## 結語

主耶穌曾說：“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翰福音9:4）白日的時間可能不多了，現在或許已經是下午五點，黑夜即將來到。

值得注意的是，耶穌不是單獨在做神的工，祂要“我們”一起來做。在這個末世，我們都是耶穌在地上的代表，必須把握時間來做工。當黑夜來到，大災難臨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

有人曾這樣形容宣教：“沒有祂（神），我們不能做什麼；但沒有我們，神就不去做。”（Without Him, we cannot. But without us, He will not.）主已經把大使命交給我們，祂也將與我們一起去做，完成大使命。

在這末後的時代，使命顯得愈發急迫，然而主耶穌也已經把工具給了我們。現代的科技日新月異，發展的速度也日益加快，但願我們在末後的時代能更多認識並掌握科技，更即時有效地使用這些工具來傳揚福音，造就信徒！



作者為恩福董事，本文為他在第11屆網絡宣教論壇“5G大戰，誰主沉浮”的演講，該活動由普世佳音等機構推動。

# 基督信仰 扎根文化

## 訪林鴻信教授談智庫

編輯室

編按：

林鴻信牧師是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的資深教授，也曾多年擔任院長。他畢業於台大哲學系，曾在台灣神學院、美國富勒神學院、耶魯大學、德國杜賓根大學（神學博士）、英國諾丁漢大學（哲學博士）就讀。他和一些同工2018年10月在台北成立「基督教研究智庫協會」，希望將基督教的思想扎根在華人文化之中。恩福文化宣教使團的會長陳宗清牧師，今年六月在台神對他進行採訪，本文由本刊執行編輯劉良淑整理。



## 成立智庫的原因

**陳：**恩福栽培學術人才，是希望有人會作歷史反思。1994年Mark Noll曾寫*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向美國的神學院和教會提出挑戰，究竟他們能否對歷史作出神學的反思。我向來對這一點很關注。所以當我知道台灣成立了基督教智庫，就很希望瞭解你們的想法與作法。

**林：**幾年以前，當我考慮到未來退休之後可以作什麼，就想到智庫的模式。基督教智庫在台灣已經有人在做，如中華二十一世紀智庫，不過他們主要作調查統計，參與的學者不少，但是其中比較缺少神學研究學者。

我們成立「基督教研究智庫協會」，由於核心同工跨神學院與教會，期盼能有比較開闊的視野。

智庫是要努力作眾教會的

頭腦，帶動思想，且以人文的角度為主。大部分資料都放在網路上，以臉書為主；因為我們想爭取年輕世代。我們辦活動，主要透過網路短片的形式推廣。

人文背景的人會覺得什麼事情比較重大？譬如，基督教歷代名著的翻譯就是其一。如今在中國大陸，宗教經典的收藏，最早完成的是佛教的大藏經；道藏也有；儒藏2022年要完成，這是中國官方的計劃；但基督教卻沒有類似的翻譯整理。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近年來翻譯的經



基研智庫

CHRISTIANITY STUDIES  
THINK TANK

智庫以研究為基礎，而研究要有深度，不只是關心流行議題，更是要探討基本基督教價值觀。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inktank is in-depth researches that explore basic Christian values more than popular issues.

典著作最多，也不過一百多本而已。基督教有成千上萬的經典著作，卻極少有人去翻譯，也甚少人在意這件事，這是蠻可惜的。因為如此一來，基督教在中國就像只是在炒短線。我們至少要讓大家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



六、七年前，我和全家人去瑞士旅遊，在聖加侖看到教堂、修道院（相當於學院）和圖書館三合一的建築，那

個圖書館是被列入聯合國文化遺產。

當時我很感動，覺得最早傳福音到那裡的人，真是下了很深的工夫，並不是只做短時間有成效的事，而是要在那裡千百年扎根，耗費如此心思蓋了這樣一座教堂、修道院和圖書館三合一建築。

基督教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在那裡下多深的工夫，就反映出期待在那邊多久。從他們把教堂和修道院、圖書館建造在一起，可以感受到基督教在西方的根基何等深。

## 智庫的宗旨與作法

智庫設定的宗旨，簡單說，是REECA：研究（Research）、教化（Edification）、教育（Education）、連結（Connection）、行動（Action）。

智庫以研究為基礎，而研究要有深度，不只是關心流行議題，更是要探討基本基督教價值觀。當智庫更加成熟的時候，我們也希望能和社會大眾溝通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價值觀，藉此帶出教化社會的影響。

在發展到有實力做社會教化之前，先要對內做教育。因此，我們開智庫講堂，帶動基督徒來讀經典。這個學期剛開過兩個課程：奧古斯丁的《上帝

2019. 2. 25  
週一開講  
和平長老教會

快者同工班  
週一下午 15:00-17:00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 導讀 譚國才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教授

睿智讀書班  
週一晚 19:00-21:00  
莫特曼《盼望神學》| 導讀 林鴻信 台灣神學研究院教授

智庫講堂

之城》和莫特曼的《盼望神學》，下學期讀巴特的《教義學綱要》。我們對基督徒提供的教育，對象很可能只是有興趣的小眾；然而若是連這一塊都沒有的話，基督教就會缺乏深度發展的可能。

## 連結的重要

我們已經開始思考連結，比如與基督徒大學教授連結，尤其是文科的基督徒教授，期盼發展出把信仰與研究教學結合的異象。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傾向以計量化、電腦化的方式作歷史研究，縱使是文科，對於思想方面也不很重視，我們在尋找的主要是與思想相關的文科學者。

陳：中國的社科院設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其中有基督教研究室，不過初衷是要抵制並掃除基督教。另一方面，馬克思的思想有基督教的背景，所以他們需要研究。但是台灣沒有這種需要，因此在教育上從來不會注重培養思想的批判、歷史的反省等。但是中國的學者常常需要這樣作，因為對馬克思主義有不同的詮釋。

林：我曾經在台大開關於基督教的通識課程，教了七、八年，那是出於台大歷史系黃俊傑教授的邀請。黃教授是佛教徒，但卻有寬闊的胸襟與遠見，了解宗教課對於通識教育的重要。他曾說，芝加哥大學的通識課程大約一百個與宗教相關，因此當他參與領導台大通識教育時，就請我去教；我又推薦台神三位老師去教。課程的內容包括舊約、教會歷史、語言、神學，但課程名稱要使用大學規格，教法也不相同，因為學生絕大多數不是基督徒。

在台灣，神學院的老師和大學的老師彼此不太往來。有宗教研究科系的大學，如中原、輔仁、真理、政大等，如果辦研討會的話，總是希望請大學老師，可能覺得找神學院的老師，對大學體制沒有加分。久而久之，涇渭分明：大學走大學的軌道，神學院和教會走另一條軌道。

陳：台灣的各個大學作神學研究，一般可能覺得應該比較開放，比較具有批判性；他們或許以為神學院會有信仰的預設與立場，從學術而言是扣分。

林：可能有這種情形，不過神學院的研究實力本身會說話。在西方，大體上不會如此。

## 與教會的合作

在教會方面，最早對智庫釋出善意的，是淡江教會的莊育銘牧師。他們是新興教會，新堂蓋在淡水新市鎮區，預定明年落成；其中留了一間辦公室給智庫。



智庫舉辦的演講與論壇，常借用iM（inspiring Moment）行動教會錄影。他們也是新興教會，教堂內部的設計都是黑色的，把燈關掉就成了攝影棚。這個講求雲端連結的教會很有特色，我們多次借用他們的場地。

今年元宵節過後，曾請九位講員在那裡作一場直播，主題是：黃金十年，因為我們即將進入21世紀的二零年代，由於20世紀的二零年代被稱為最精彩的十年，影響、塑造了20世紀的特質與風格，我們站在21世紀二零年代的入口，提出我們對教會的期待，期盼大家預備好，一起進入黃金十年。


### 智庫上陣

我們仍然在學習中，比如把課堂製成三分鐘一段的短視頻，為要爭取年輕人來觀看。例如，有些課是講奧古斯丁，他的思想很深刻，可以幫助年輕人反思。比方，他說：「我們應該使用世界而享受上帝；但人卻常使用上帝而享受世界。」這種具有洞察力而朝氣蓬勃的觀點，到今天仍然適用。

我們也作網路直播。有一次我和倡導幸福小組的福氣教會楊錫儒牧師對話，在高雄聖光神學院舉辦。還有一種直播，是講員的訪談講座，一個月一次，和《基督教論壇報》合作。一週後在佳音電台作成節目播放，然後由電台將它文字化，刊在《國度復興報》。

比較學院式的專講，採用圓桌論壇的形式，預先會做廣告短片，吸引人報名，現場約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人，先做錄影，日後再剪接播出。

今年我們配合某單位製作莫特曼的紀錄片，四月一起去德國採訪莫特曼，他已經93歲，身體還硬朗。這個紀錄片內容涵蓋文化、學術、思想，並非信仰見證而已，因為我們期待的觀賞對象，是一般觀眾。這個系列以「生命之道」為題，十月底在微信公眾號《發現莫特曼》可以看到。

智庫的同工幾乎全是義工，希望透過這些努力，可以招募更多願意關心與投入的支持者，讓未來世代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能夠更加普及。 

# 洛桑全球職場論壇 觀察

亞伯



## Lausanne Global Workplace Forum 2019

經過八年多的籌備，洛桑全球職場論壇（Lausanne Global Workplace Forum，簡稱GWF）終於在2019年6月25至29日於菲律賓的馬尼拉如期召開。這次會議是繼2010年10月南非開普敦（Cape Town）第三屆洛桑大會之後，為了回應“全地教會將全備福音傳遍全世界（Whole Gospel, Whole Church, Whole World）”的口號，在職場領域進行的一次全球性會議，商討福音派基督徒如何落實踐行大使命。

### 大使命無分聖俗

是次大會有120多個國家近900位代表參加，成員65%以上並不是教牧人員，而是白領藍領工人、在家工作及照顧弱勢群體的“粉領工人”及“無領工人”、企業家和商業高管。開幕式時有人提到：“全球真正在職場發揮作用的牧師，不到1%。”與會成員的比例，多少印證了這說法。

論壇秉持了洛桑開普敦宣言：“我們認為‘聖俗兩分’是阻礙動員神的百姓踐行神宣教使命的巨大障礙，我們呼籲全世界的基督徒，拒絕這一不符聖經的錯誤假設，並抵制其破壞性後果。”

在開幕式上，作為東道主的現任世界福音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總秘書長菲律賓主教譚德羅（Efraim Tendero）鼓勵大家：“為了完成大使命，每個信徒都要成為工人；每個職場的角落都要成為事工工場。”洛桑全球總幹事吳英錫（Michael Oh）更是提醒大家：“靠牧師和宣教士單幹是絕不能完成大使命的，……‘聖俗兩分’的錯誤觀念早已彌漫在教會的思維與行動中了！”洛桑董事會主席杜爾（Bob Doll）也說：“職場領

起源於美國紐約的城市運動日，其思維理念與洛桑精神的互動成果不斷彰顯，目前幾乎席捲全球。  
The ideals of the City Movement Day, originated in New York, interacted with the values of Lausanne and produced great results that are engulfing the whole world.

袖需要與牧師並肩作戰，也要協同NGO組織，這三者缺一不可！”

大會的總主題為《轉化我們的工作》，四天中講了四個專題：職業與身分、創新門訓、明日職場、和激活信仰。形式以解經、主題分享、案例學習、嘉賓研討和實地考察為主。晚間則就當前世界熱門話題作見證分享。

會議的解經經文為《但以理書》，前三日早上分別為一、二、三章，最後一天為四、五、六章合併解經，分別由聖經學者艾韋爾（Rosalee Velloso Ewell）和職場人士歐賽門撒（Steve Osei-Mensah）分兩天完成。他們陳明：但以理及他的三位同伴被擄到巴比倫，成為奴隸，但依然持守信仰，為神作見證。按這條主線，講員分析他們的忠心與持守，看到神與他們始終同在，並不斷賜下智慧和能力，加上超自然的保護。解經信息鼓勵在世俗職場的基督徒，要持守信仰、活出見證、並踐行大使命。

每場解經之後，有兩到三個問題留給六人圓桌小組討論。之後的分享則圍繞當天主題展開，然後是案例學習和嘉賓研討。

下午和晚上的專題，安排了將近120個項目和內容，真可謂是世界基督教界的奧林匹克盛會，內容異常廣泛，分別涉及創業、就業、誠信與腐敗、職場植堂、職場藝術、研究與策略、自由與公義、職場宣教、國際學生事工、健康與宣教、猶宣、佛事工、印度教與基督教關係、穆宣、商宣、城市與職場、職場協作、女性、弱勢群體、整合宣教與全球職場、雙職事奉、童工、剝削、新技術、新媒體、合作伙伴、籌款等等，不勝枚舉。



### 華人教會可借鏡之處

這樣的國際盛會對於中國基督教界來講，有幾點值得留意的地方。

第一，一如1989年中國基督教代表缺席馬尼拉第二屆洛桑會議一樣，此次會議也鮮少中國代表參加，只有鳳毛麟角的幾位，並且幾乎都是隱身出現。對中國基督教界人士長期以來缺席國際會議的現象，大家似乎已經習以為常。

第二，洛桑“全地教會將全備福音傳遍全世界”的口號，在今天的世界福音派領域已經深入人心，不僅是教會與福音機構，包括職場事工各領域，大家已經都在強調這一點。所以，過去教會與宣教機構單線作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第三，隨著亞、非、拉等“主要世界”（Majority World，或所謂“南方世界” Global South、“第三世界” Developing World）的不



斷崛起，世界基督教的重心已經漸漸南移，由原來的西方歐美世界主導時期，轉到亞非拉主導的時期。比如，這次會議的主要講員已經不再像從前以西方白人為主，而是第三世界的講員居多。比如，在英國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 College）擔任院長的解經家艾韋爾來自巴西，而另一位同樣來自英國的解經家歐賽門撒，則在非洲的加納和肯尼亞長大。

第四，起源於美國紐約的城市運動日（City Movement Day），其思維理念與洛桑精神的互動成果不斷彰顯，目前幾乎席捲全球。該運動由住在紐約的三位著名公共人物發起，一位是救贖主教會（Redeemer Church）的主任牧師凱勒（Tim Keller），另一位是Movement.Org發起人皮爾（Mac Pier），第三位是在紐文資產管理（Nuveen Asset Management）擔任首席股權策略師和高級投資組合經理的杜爾。他們三人分別作為教會、機構和商業的代表，在紐約發起了幫助基督徒進入社會公共領域的運動，發揮屬靈資源、組織活動和商業能力三方面的專長，共同協作，將這一運動推向了全球各大開放城市。如今這一運動已經和洛桑運動成為親密合作伙伴。這種三條腿走路的模式，值得目前經受著巨大外在壓力、且單線作戰的中國教會借鑒參考。

第五，會議中的地區協作成效顯著。比如，來自東亞各國的代表們汲取了運動日的模式，提出一項西進運動（Movement West），旨在協同從東亞到西亞的教會、機構和商業的三方代表領袖，將宣教中國（Mission China）與宣教亞洲（Mission



# 教會不可自曝家醜？

肯三

中國人有“家醜不可外揚”的傳統。其實，這種傳統是建立在“內外之分”的哲學和利益計算基礎之上。“家”是“內”，是一群基於血緣關係的親密共同體，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益共同體；而“外”則是指陌生人或關係淡薄之人，和家人相比，既沒有親密關係，也不是利益共同體。

當然，所謂的“家”，除了指“家庭”，還可以推及指具共同利益的各種組織，比如單位、公司、國家等等。這些組織的成員都被看作“家裡人”，組織之外的人，則被看成外人。

這種“內外”、“親疏”、“生熟”之分，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關係模式。它與利益密切相關。“內”、“親”、“熟”不僅意味著關係接近，也意味著利益相關；“外”、“疏”、“生”則意味著關係疏遠，利益相關度不高。這種關係利益模式，讓中國人追求“親密無間”：只要關係好，利益可以共享，好處大家有份，榮辱需要與共。另一方面，它也讓中國人“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對關係不親密的、或共同體之外的人非常冷漠，多存戒心。

## 傳統對教會的影響

傳統中國的這種關係和交



往模式，與教會的關係模式頗容易相容。教會是因著共同信仰建立起來的親密關係團體，信徒皆是亞伯拉罕屬靈的後代，都是天父的孩子。猶太教的傳統有本族人與外邦人之分，教會也有神家中的人與外邦人之別；這種區分與中國傳統基於家庭的“內外”之分非常相似。

基督教會與中國傳統在關係上的這種相近性，使得很多教會領袖和信徒在關係模式和行為模式上受到影響，以致把教會中的“內外”之分“中國化”，讓教會變成了中國式的利益共同體。因此，當教會中出現一些犯罪行為，比如領袖濫權、貪污、性侵等等，為了維護教會的名聲，存著“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經常會加以掩飾。

但是這種觀念與作法忽視了教會乃是基督的身體，要以聖潔、公義和愛為特徵。不去正視並對付教會中的罪惡，必使神教會的聖潔和公義遭到玷污。

## 自曝家醜者的壓力

對於中國人來說，自曝家醜經常被認為是不可饒恕的。這樣作的人常被視作“叛徒”，為人所不齒。

由於自曝家醜的壓力太大、代價太高，所以很少中國人會選擇這樣作。在家中若有人遭到不公不義的對待，總是選擇隱忍。這種隱忍可能帶來兩種後果。一種是受害者因為隱忍，反而進一步遭到踐踏；另一種是當“家人”知道受害者為了顧全大局而甘願隱忍，會視他為“忍辱負重”，而予以贊揚。這種隱

(接上頁)

Asia) 結合起來，推起一項從東京到伊斯坦布爾各大城市的亞洲宣教運動。他們的行動力極強，

在會議結束前已經初步確定：在2020年底亞洲洛桑宣教會議結束後，就將在亞洲某一城市召開會

議，推進事工的聯合與協作。



作者現在中國事奉

如果自曝家醜者是因為遭到壓制和打壓，告狀無門，不得已才訴諸公議，那麼，他們的作法不僅無可非議，甚至還應受到贊揚。 If, after being suppressed and frustrated, they had no way but going public and exposing the ill-treatment they experienced, then their actions should not be looked upon as problematic but should be applauded.

忍文化造成在共同體之內，對於是非對錯、公平公義，常並不重視，視為次要，甚至不加處理，以為不算一回事。

華人教會受到這種關係模式影響，領袖和信眾往往把教會變成“中國式大家庭”，大家利益一致、榮辱與共。教會若遭到外人的批評、輿論的攻擊，大家應該一齊起來反對；教會如果發生什麼影響聲譽的事，大家也應一起維護，不要張揚。這個時候，如果出現一個自曝家醜者，就會被認為是教會的叛徒，大家群起而攻之；卻不管所曝光的事是否屬實，或曝光者是否是不得已而為之。

一旦教會出現自曝家醜者，立刻會遭到批評：不順服、損害教會、沒有國度觀念、自我中心、缺乏愛心、不符合教會規矩、個人英雄主義、內外不分、讓親者痛仇者快、是叛教行為等。在中國的情境中，甚至會有人說：這是幫助政府迫害教會。

從中國式“內外”之分和“家醜不可外揚”的邏輯看，這些說法似乎都很有道理，但從基督信仰的邏輯來看，是否如此呢？神告訴我們是非對錯、聖潔公義，是否因此被放在一邊？

## 處理教會內部的罪

在基督信仰中，神的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天國在地上的彰顯，它以聖潔、公義和愛為標誌。不過，被召到教會的都是罪人，雖然已經悔改，但還有很多老我的表現，依然會讓這些蒙恩

者犯罪。儘管如此，教會應該不再是忽視罪的地方，不再包庇和掩飾罪惡，不再對聖潔和公義麻木無感。

教會不僅是利益共同體，不僅是休戚與共的大家庭。教會是與罪惡爭戰的地方，是認罪悔改的地方，是彰顯神的聖潔、公義、愛與榮耀的地方。教會中若出現犯罪的事，而罪行得不到處理，犯罪者被包庇，受害者被壓制，就是違反神的聖潔、公義和愛，也虧損了神的榮耀。

因此，一旦教會出現濫權、貪污、性侵等罪，受害者或知情者當然應該按照教會規程來處理。如果問題能在教會中妥善處理，按照規程使犯罪者被懲戒，認罪悔改，受害者得到安慰和幫助，願意饒恕與和好，那麼可能事件就不會張揚在教會之外，不致出現自曝家醜的狀況。

當然，可能會有一些受害者對於教會的處理感到不滿，還是會把問題暴露出來。然而因著教會曾加以處理，人們會根據教會的處置進行評判；這樣，教會的聲譽不一定會受到損害。在這種情況下，教會領袖與信眾無需去阻止或打壓受害者，譴責他們不守紀律，反而應該更多去幫助、安慰和關愛他們，幫助他們從創傷中走出來，得到醫治。倘若一味指責受害者，只能說明教會在靈裡是軟弱的，缺乏愛心，領袖只會揮舞權力和教義。這樣的表現不像基督門徒的樣式，反倒像是一群利益共同體的宗教徒。

如果自曝家醜者是因為遭到壓制和打壓，告狀無門，不得已才訴諸公議，那麼，他們的作法不僅無可非議，甚至還應受到贊揚。因為這是與罪爭戰的行為，是為了神國度的聖潔、公


義、愛和榮耀，甘願冒天下之大不韙。只要這些將醜事公諸於世的人不是出於自義，就是正當的。在這種情況下，去壓制和打壓他們的人，雖然口口聲聲說是為了維護教會和神的國度，實際卻是在助紂為虐，與罪為友，虧損了神的榮耀。

## 神不喜悅遮掩罪惡

因此，如何看教會中自曝家醜的行為，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加以分析判斷，而不是一概蓋以不順服、危害教會、沒有國度觀等似是而非的帽子。這些帽子似乎正義凜然，但恰恰反映了給人戴帽者的冷漠、沒有愛心、教義為本、頭腦僵化、權力意識或奴性觀念。

神是聖潔、公義、愛與榮耀的神，祂願意祂的性質彰顯在教會和信徒當中。神不需要教會去維護祂。人的任何不公不義、污穢肮髒，都不會損害神，只會損害教會和信徒自己。因此，任何打著維護神的旗號去掩飾、壓制、甚至打壓抗議犯罪的行為，都不會討神喜悅。

有些教會領袖和信眾害怕教會自曝家醜，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神沒有信心；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受這個世界的影響，還有不能放下的名聲、權力、利益。

但教會不是遮醜的地方。一切醜惡只有神能饒恕和遮掩，而這種饒恕和遮掩，是需要人先向神認罪、悔改。因此，信徒和教會不必去掩飾家醜，反倒應該願意去揭露，並且求神賜下智慧與恩典，善加處理。如此才能潔淨教會，變黑為白，使人出黑暗、入光明。 

作者原在中國的一所大學任教，現在美國進修神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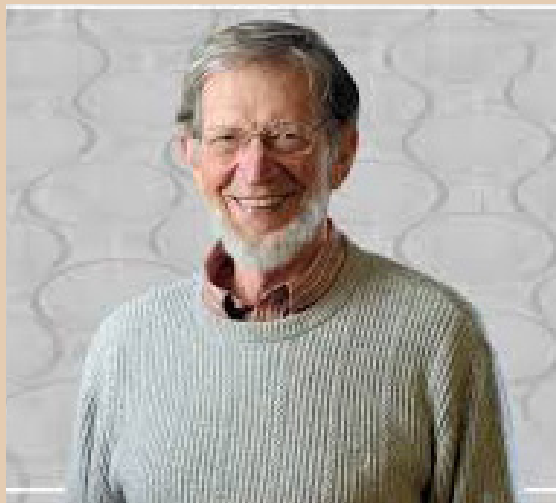


## 基督教學者訪談(4)

Dr. Alvin Plantinga

上帝賜給這世代的  
鋒利頭腦

編按：本系列為馬麗所採訪，已由普世佳音製成影片。限於篇幅，本刊僅節錄訪談片段。



## 前言：

美國當代著名的基督教分析哲學家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在2013年被《時代周刊》譽為“上帝在美國最頂尖的正統新教哲學家”。他認為：“好的哲學能夠為信仰辯護，信仰也需要哲學去加深理解。”兩者之間的關聯，則成為基督徒與非信徒之間共同對話的基礎。

2017年“鄧普頓獎”（Templeton Prize）對他的介紹短片中說：

“在二十世紀中期，哲學已經進入死胡同。哲學家們大多已經放棄探討‘大問題’，如：存在的意義、人生命之目的、善與惡等等；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枝微末節、技術性的探討。四十和五十年代，哲學界被‘邏輯實證主義’籠罩，就是把哲學縮小，成為科學的一個分支。一個哲學論點倘若不能用證明科學論點的方法來證明，就會被認為沒有意義。

這種氛圍純粹是一種無神論的情愫。在關於上帝的證明上，哲學家們都已心灰意冷，覺得不能再提供任何推動力。實際上，那代哲學家普遍認為，哲學關於上帝並無任何可言之物。而此時出現了一個人，徹底翻轉了整個局面，他就是普蘭丁格。”

## 學術生涯的轉折

普蘭丁格原本在哈佛大學讀哲學本科，暑假回到父親教學的加爾文大學時，旁聽哲學系教授傑利馬（William Harry Jellema）的講座，毅然決定轉學，回到密西根州大溪流市（Grand Rapids）的加爾文大學。

在最近的訪談中，他講到一個此前並不多提的轉折之夜。當時他在哈佛大學讀二年級，那晚他從圖書館步行回住處，突然在漆黑的夜裡，天上顯出極光明的榮耀，“好似天開了，而且我覺得無比快樂。”他說：“從那以後，我心裡再也沒有懷疑過上帝的存在和基督的福音。”

最終，他從耶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爾後在耶魯大學、維恩州立大學、加爾文大學、聖母大學任教。2010年退休，回到加爾文學院，繼續服務於耶理馬（Jellema）哲學教席。

## 對哲學界的深遠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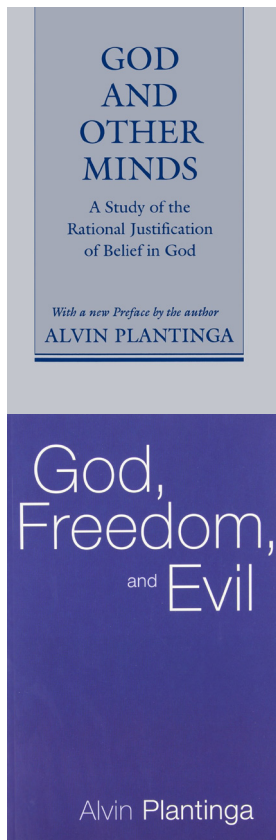
1981至82年，普蘭丁格被選為美國哲學學會的主席。在日漸世俗化的學術界，普蘭丁格成了上帝設立的一盞明燈，讓人們對基督教學術由鄙夷轉為尊敬。在80年代初，美國持無神論立場的哲學教授們，約有三分之一因他而歸信基督。

普蘭丁格的性格像一塊磁石，在哪裡都會吸引一些教授和學生，形成一個開放並深度討論的學術共同體。他的敬虔和思想影響力，至少穿透了三代基督教學術界領袖；他培養的眾多哲學家 and 神學家，如今繼續活躍在美國的學術界。

普蘭丁格談諧地用比喻總結自己一生的貢獻：“我一直在傳遞的是，好比我現在站在這裡，左腿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刺痛感，這種經歷不是可顯出來證明的，也不需要旁人質疑，它就是一種基本信念。”

上帝的存在是一種基本信念，並不需要論證；在《上帝和其他頭腦》（*God and Other Minds*, 1967）一書中，他指出這就是“確保（warrant）”的本質。他也用邏輯分析來論

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人們對基督信仰提出的反對觀點，我的學術生涯很多精力是花在回應這些觀點。  
I spent much time thinking about objections to the Christian faith. Most of my academic career was to respond to these views.



證，惡的存在，和全能、全知、全善上帝的存在，二者之間並無邏輯不一致。

在《上帝、自由和惡》（*God, Freedom and Evil*, 1974）中，普蘭丁格將自己的貢獻命名為“改革宗認識論”。這種“阿奎納-加爾文認識論模型”（A/C Model），通俗的講，就是：人內心中所具有的被稱之為“神聖感”的事物，在認識論上是能夠得到確保的，進而有神論的信念是有保證的。

北京大學在九十年代曾建立普蘭丁格圖書館，用於哲學學術研究。中國也有一些哲學博士生研究他的哲學思想。

## 採訪：

### 您在學術生涯中的探索，有哪些一貫的關注點嗎？

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人們對基督信仰提出的反對觀點，我的學術生涯很多精力是花在回應這些觀點。例如，惡的問題：如果上帝是完全的善，為什麼祂會允許世界上存在所有這些惡，包括一切可怕的事？這就是我這麼多年來思考的問題。

### 在您的學術生涯中，哪段時期具有塑造性？哪些人對您的思想留下了影響？

我的父親是位心理學和哲學教授。從我11歲開始，我們就討論一些哲學主題，我學到很多。

然而，塑造我人生的一件事，就是上大學。我上加爾文大學時，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其中一部分就是哲學。當時我跟著耶理馬（Jellema）教授學習，對於我來說，這整個學科都更深、更重要了，直到現在仍是如此。

### 大多數人以為哲學是很難的學科；您是怎樣從其中得到樂趣的？

我認為，對於人來說，哲學是很自然的。人在成長過程中會問一些問題，是具哲學性的問題，例如：這個世界究竟是怎樣的？以及關於上帝的問題、人類本性的問題。所以，哲學是人類很自然的探索。

第二，我覺得，思考這些問題是很有趣的。你應該去認真思考，但不需要太較真。你可以享受哲學，因為哲學討論很多奇妙的事物，所以很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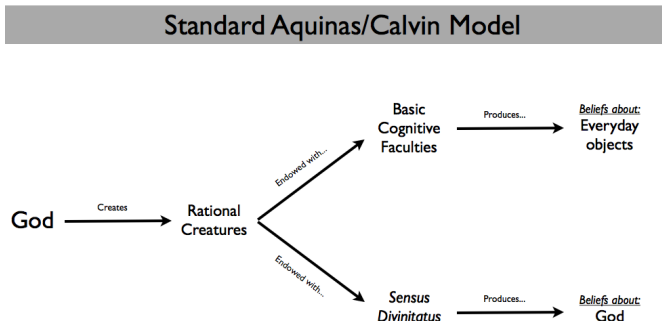
### 您怎樣看待這個時代的需求？您的學術努力怎樣回應？

我認為，這個世界所需要的，就是基督信仰。但那還不夠。還需要有按照基督信仰生活的人。有基督教信仰是一回事，而活得像個基督徒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並沒有為這第二個方面做出任何貢獻，但我在第一個方面努力過，藉著寫一些書來回應對基督信仰的批判，而且力圖解釋基督信仰是什麼。

### 您認為，哲學和神學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我不認為二者之間有什麼明確的邊界。要說神學的範圍到哪裡為止，或哲學的範圍從哪裡開始，這很難講。我也不認為界限很重要。當然，有些事很明顯是屬於哲學範疇，而不是神學範疇。哲學家們談論的一些問題，例如關於普世性的問題，就不是神學。但哲學家們談論的其他一些事，特別是基督教哲學家們所談論的，也可以是神學討論的問題。所以，我的意思是，它們之間的邊界很難清楚界定，也在變化中。

### 您可以介紹一下“阿奎那-加爾文模型”這個理論嗎？可能一些人覺得阿奎那和加爾文在神學觀點上區別很大。



我的確是用很直接的方式來討論基督教信仰和哲學。我認為現在很多年輕的基督徒哲學學者也都是如此。 I did discuss Christian faith and philosophy in a very direct way. I think many young Christian philosophers today are taking a similar approach.

宗教改革固然是發源於天主教內部的辯論，但在我看來，阿奎那和加爾文在很大程度上談的是同一件事，兩個人之間的差別不大。

阿奎那更系統化，他寫了很大部頭的著作，談到很多不同的主題，是加爾文沒有談的。但是，當他們討論同樣的主題時，兩個人之間並沒有什麼差別。我的意思是，宗教改革的差異在於其他問題，而不是阿奎那和加爾文之間的差別；這是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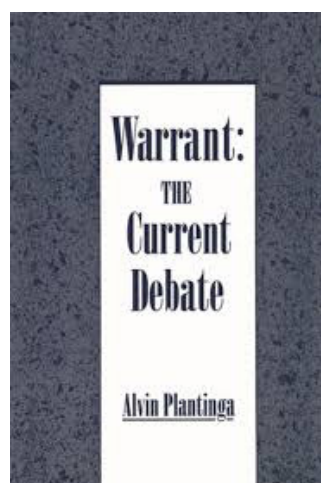
### 作為一位基督徒哲學家，您與世俗哲學家的區別在哪裡？



是其他起點。

我是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做哲學。我認為哲學總是從某種觀點出發的，抽象意義上的哲學是不存在的。世俗哲學家們也帶有各自的觀點；例如，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等。所以我認為，主要的區別在於出發點不同。我的是基督教信仰，他們的

### 不同觀點出發的哲學家一定會有爭論，您是怎樣與人爭論的？



其實爭論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多。世俗哲學家傾向於和其他世俗哲學家交往。可能基督徒哲學也是一樣，傾向於和其他基督徒哲學家在一起。所以，世俗哲學家與基督徒哲學家展開很長篇幅辯論的場合並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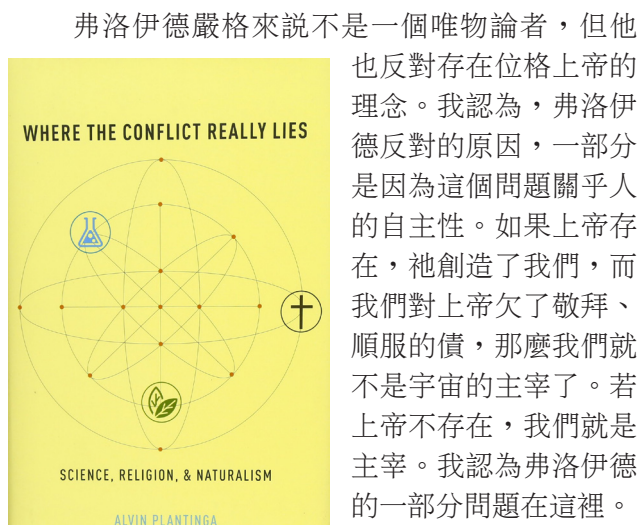
我的確在很多世俗大學做過講座，之後人們會提很多問題。我總是很享受這些提問的環節。我從沒有覺得自己被欺負，也從沒有覺得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說出我的觀點，你是否接受，那就是你的事了。我很喜歡那種討論，讓我感到很有活力。

### 很多學者提到，您在學術共同體中扮演了“磁石”的角色，使得他們有“鐵磨鐵磨出刃來”的感覺。您怎樣藉著學術共同體來鼓勵年輕學者？

是的，我總是很喜歡辯論。曾有一段時期，基督徒哲學家並不喜歡公開自己基督徒的身分，避開公共場合。但我從不覺得那是正確的。這些基督徒哲學家們往往變成很孤單，甚至不敢為信仰發聲。不過，我自己從來沒有陷入那樣的處境中。我在加爾文和聖母教課，兩間大學都是基督教的高校，有很多基督徒學生和教授在身邊。所以，我只是處在一種不需要勇敢的環境中。但我確是用很直接的方式來討論基督教信仰和哲學。我認為現在很多年輕的基督徒哲學學者也都是如此。

### 中國學界受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很大的影響。在您的作品中，您稱他們對基督教信仰的批判是“弗馬之怨”。您可以解釋一下嗎？

弗洛伊德和馬克思都反對基督教，也反對基督徒。馬克思是唯物論者。他認為這個世界只有物質，當然就沒有所謂的上帝這種東西存在。



弗洛伊德嚴格來說不是一個唯物論者，但他也反對存在位格上帝的理念。我認為，弗洛伊德反對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這個問題關乎人的自主性。如果上帝存在，祂創造了我們，而我們對上帝欠了敬拜、順服的債，那麼我們就不是宇宙的主宰了。若上帝不存在，我們就是主宰。我認為弗洛伊德的一部分問題在這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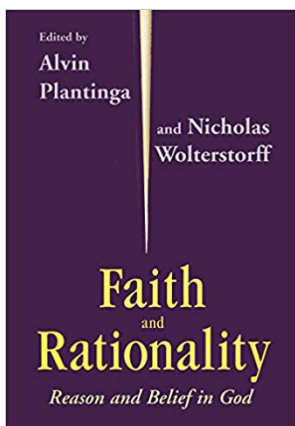
我認為他們是錯的。我認為的確存在一位上帝，他們的反對觀點是說不通的。若反對上帝存在，理由是認為：這樣一來，我們人類就不能做宇宙主宰的觀點。這推論是對的，但我看不出來它怎樣可以成為反對上帝存在的理由。為什麼我們人類就要做宇宙的頭呢？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很愚蠢的反駁。

### 您對新無神論者（如Dawkins等）提出

## 的爭論有何看法？

我認為，這些新無神論者不如過去的老無神論派（如Mackie等早一代的人）。新無神論者很善於製造噪音，但卻沒什麼內容。具體來說，我認為道金斯（Dawkins）等人的學術程度不太高，所以對他們不太關注。

**從康德開始到現代，人們一般認為信心和理性難以調和。中國學者們更多受到這一思潮的影響。您在這一點上是如何回應的？**



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的確是一本非常大部頭、出色的著作。但我不認為信心和理性之間存在矛盾之處。理性不能教導有沒有一位上帝或類似的事。這是理性達不到的。

說實在，我不清楚為什麼會有“信心和理性之間有矛盾”這樣一個

問題。你可能會說：它們的源頭不同啊。但理性是源自我們人性的一部分力量。我們有這種思考和做類似活動的力量。而信心則是另外一樣東西，是後來出現的，是一個特殊的恩賜。好吧，這是一個差別，但卻不足以讓它們對立起來。就我所理解的，二者並沒有實質意義上的對立。

**您可以對一些中國的青年基督徒哲學學者說些什麼鼓勵和建議的話嗎？**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有點難，因為我不太了解整個中國學界的情況。我不會告訴他們應該學些什麼，但我認為，所有基督徒哲學學者都應思考基督教哲學的主線，就是關於上帝、救恩和人是什麼等此類問題。

**請您與中國基督徒哲學學者分享一段聖經經文。**

我最喜歡的一段經文，可能很多人都喜歡，但我認為這是一段非常好的經文。就是約翰福音3章16節：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是基督教信仰的總結，因此我覺得它很棒。✚

# 聖經無誤原則的昔與今 (4之2)

呂居

## 案例分析的借鏡

### 2. 甘垂與福音神學協會之間的張力

#### 1) 簡介ETS



福音神學協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簡稱ETS）可被視為聖經無誤教義的實踐者和守護者。該協會成立於1949年，宗旨是促進福音派學者在聖經和神學研究方面的互動和成果發佈<sup>15</sup>。在教義方面，對成員只有一個要求，就是承認“聖經無誤”！多年以來，協會的信仰告白只有這一句：“唯獨聖經、整本聖經是上帝書面的話語，因此，其原始手稿是無誤的”<sup>16</sup>。一直到1990年，ETS理事會才加入關於三一神論的表述，作為信仰告白的第二句<sup>17</sup>。

ETS與帶有反智傾向的基要主義不同。協會鼓勵保守派的學者走出教會、走出類教會機構、走出象牙塔式的神學研究機構，在聖經和神學領域開拓創新，影響社會和文化。同時，ETS的學者們也勇於回應現代批判學的挑戰，以嚴謹而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捍衛正統信仰。ETS旗下的學術期刊（*Journal of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簡稱JETS）體現了傳



聖經無誤並非個別宗派在某個角落裡的極端信條，而是普世福音教會的大公信仰。

Biblical inerrancy is not an extreme doctrine hid at the corner held by some small denominations, but a catholic belief endorsed by the evangelical churches around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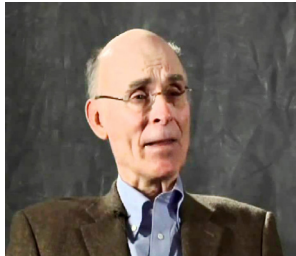
承正統信仰、鼓勵學術創新的精神。

ETS會員最低的學歷要求是神學碩士(Th.M)。2010年以來，正式會員已經超過4000位，包括大學及神學院的教授、學者、學生，以及一些牧者。所有會員必須簽署信仰章程，承認聖經的無誤性(Inerrancy)。由此可見，聖經無誤並非個別宗派在某個角落裡的極端信條，而是普世福音教會的大公信仰。

ETS學者之間曾發生過數次神學爭論。影響較大的，首推導致1983年取消甘垂(Robert Horton Gundry)會員資格的論戰，其次則為2003年圍繞皮諾克(Clark Pinnock)和桑德斯(John E. Sanders)主張的開放神學(Open Theism)所展開的辯論。這些神學爭論有助於釐清信仰的邊界，讓正統教義得到更加明確、清晰的表達。鑒於本文探討的主題是聖經無誤，以下將著重分析甘垂的觀點，以及ETS諸位學者對他的分析評述。

## 2) 甘垂的觀點

甘垂1932年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早年隨宣教士父母赴尼日利亞，後進入英國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師從著名學者布魯斯(F. F. Bruce)，專攻新約，1961年獲新約博士學位，此後長年任教於加州威斯蒙特學院(Westmont College)。



甘垂的老師布魯斯是公認的新約研究大師，曾於1943年出版名著《新約文獻：它們是否可靠？》(New Testament Documents: Are They Reliable?)，以眾多證據清晰地論證了新約聖經的歷史可靠性，該書在2006年被《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評選為“模塑福音派”的五十本著作之一。

甘垂是ETS的長期會員，但他的治學思路與他的老師布魯斯有所不同。甘垂在寫作《馬太福音注釋》<sup>18</sup>時，使用高等批判中的編輯批判(Redaction Criticism)假說，認為馬太僅僅是《馬太福音》的編纂者(Redactor)，也就是：馬太用了手頭擁有的各種底本資料，加以編輯整理、附會引申，導向他預先設定的寫作意圖和神學結論。

甘垂認為，馬太在寫作福音書的過程中，使用了猶太拉比傳統中的米德拉什(Midrash)<sup>19</sup>和哈該迪亞(Haggadah)<sup>20</sup>手法。熟知舊約傳統的學者們都知道，這兩種體裁的歷史真實性很低。

甘垂把馬太福音的部分記載歸入米德拉什

體裁，認為馬太福音除了真實的歷史記載之外，還包括不具歷史真實性的憑想像編造的部分。例如，馬太福音14:28-31關於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故事，甘垂認為這不是真實的歷史事件，而是馬太在8:23-27的事實基礎之上，為闡明“門徒訓練”這個主題而引申發明的橋段(haggadic midrash on discipleship)。按照甘垂的解釋，這段經文包含了米德拉什常見的內容和格式：認罪、順服、微小的信心、向主呼求、得蒙救贖。甘垂由此得出結論，這是馬太脫離手頭的底稿而添加進去的華彩片段，帶有濃重的米德拉什特色<sup>21</sup>。

甘垂如此描繪馬太福音的米德拉什特色：“與馬可、路加等其他福音書相比，對馬太福音的風格和神學加以研究，就會發現他(馬太)篡改材料、潤飾傳統(materially altered and embellished historical traditions)；他常常故意這樣操作。”<sup>22</sup>

不過，甘垂並不認為他違背了ETS所要求簽署的聖經無誤教義。在他看來，他並未詆毀或貶損馬太福音的無誤性和可靠性。甘垂辯稱：無誤性必須考慮到兩個方面的因素，就是作者意圖，以及與作者寫作時代、地區相符合的公認的文體標準；馬太有意地、合理地“……呈現給我們的歷史，裡面夾雜著按照現代觀念不能稱之為歷史的諸多元素”<sup>23</sup>。這並沒有違反聖經無誤原則，因為“……我們不應該根據現代歷史作品的標準，去衡量馬太福音”。而“路加所表述的歷史性意圖倒是比較靠近現代意義上的歷史作品。”<sup>24</sup>

甘垂進一步表述他對聖經無誤的理解：“所謂聖經的全本、字面啓示，意味著無論他(馬太)如何靈活自由地操作，他(馬太)的編輯也帶有完全的權威性。……換言之，我們所賦予有關耶穌材料的權威，並不能大於有關馬太之材料的權威。基督的靈引導編纂的過程，使得編纂的結果與歷史事實一樣，都是上帝的話語”<sup>25</sup>。

## 3) 學者的爭論

甘垂的這部著作，原是應EBC(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註釋叢書之邀而寫，但每次他提交手稿，都被博伊斯(James M. Boice)等叢書編輯發回，要求修改或重寫。這本書前衛的方法和論點，對傳統的聖經無誤論形成挑戰。

許多學者開始關注這部著作，在1979年的ETS年會上，甘垂應邀發表論文，介紹他即將出版的馬太福音註釋，學者的反應強烈，但莫衷一是、沒有定論。EBC整套聖經註釋書的出版也因此而被延

穆爾進一步分析：馬太對歷史真實性的尊重，植根於他對道成肉身的體認。

Douglas J. Moo analyzes further that Matthew's respect for historical truth is grounded in his personal interaction with the Incarnated One.

誤，至終甘垂的著作未能進入該系列，轉而於1982年單獨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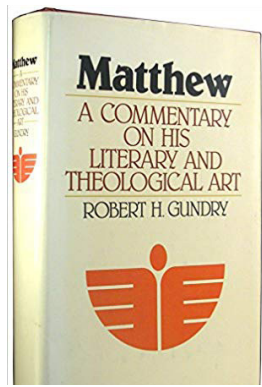
ETS於1982年12月在新澤西州舉行年會，熱議的主題就是這本著作。圍繞該書的書評、論文，以及甘垂本人的回應，被收錄在*JETS* 1983年3月刊內 (V.26, No.1)。

惠頓學院 (Wheaton College) 新約教授穆爾 (Douglas J. Moo) 撰文《馬太福音和米德拉什：評甘垂的方法》，他指出，甘垂把馬太敘事和猶太米德拉什傳統等而視之，並不合適<sup>26</sup>。馬太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猶太拉比，馬太在耶穌事件中是目擊證人，親身經歷並參與了這一歷史事件；這與猶太拉比根據已有的經文導引出神學或說教意義的狀態截然不同。馬太寫作福音書的動機源於深切的信仰體驗，也即馬太深信他自己親身見證了決定性的神聖啓示，這種啓示作為歷史的事實，發生在耶穌的生平和教導之中<sup>27</sup>。

穆爾進一步分析：馬太對歷史真實性的尊重，植根於他對道成肉身的體認。對馬太來說，道成肉身是千真萬確的歷史事實，這一基本認知，決定他不會像猶太拉比那樣通過編造米德拉什來記載真實的歷史。

穆爾的分析令人信服。作為歷史事件的目擊證人，馬太完全可以記載自己的所見所聞；他不會像甘垂所說，只是手頭文獻的編纂者。其實，馬太福音9:9清楚說明了作者的背景線索：耶穌從那裡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馬太不僅是與耶穌同時代的普通目擊證人，更是耶穌的門徒，與祂有親密的關係。他原為貪官稅吏，因著與耶穌的關係，生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甘垂僅僅把馬太看作一個資料編纂者 (Redactor)，甚至需要編造故事來記載來潤飾歷史，這豈不是買櫝還珠、狗尾續貂？

ETS學者們對於判定甘垂作品是否違背聖經無誤，並沒有一致的意見。甘垂把馬太福音詮釋為帶有個人意圖的神學文獻，與ETS的釋經學立場並無



太大張力。甘垂把馬太的編纂行為涵括在他作為使徒的啓示權威之內，因而承認馬太福音作為聖經文本的無誤性，也似乎並不具威脅。ETS學者中對甘垂表示同情的也不少。

#### 4) 最後的除名決定

執行委員會在調查各方意見之後，做出結論：“關於甘垂詮釋聖經所使用的方法論問題，執行委員會注意到協會教義基礎的簡略性，這一教義基礎並不足以區分何種研究方法有悖於協會的無誤性立場”；並認為，只要甘垂願意簽署聖經無誤的教義守則，就可視為滿足協會的會員條件。執委會依據這一判斷，拒絕對甘垂採取行動。

但是，以蓋斯勒 (Norman Geisler) 為代表的保守學者認為，甘垂否定馬太福音部分敘事文體的歷史真實性，事實上已經越過了紅線，違背了協會的聖經無誤原則。認定甘垂違背ETS教義原則的還有林賽爾 (Harold Lindsell)。這些學者起草了一份公開信，要求甘垂退出ETS，並徵求學者簽名，結果收集到59位教授、學者的簽名。在ETS 1983年的一次事工會議 (Business Meeting) 上，蓋斯勒散發一份文件，建議取消甘垂的ETS會員資格，結果以116票對41票獲得通過。甘垂隨即遞交辭呈，退出ETS<sup>28</sup>。

在此期間擔任執委會主席的古登博格 (Louis Goldberg)，事後發表聲明，對這種不合常規的操作方法表達了保留意見：“……咄咄逼人地宣傳這種或那種立場，永遠不應成為確立我們都在尋找之真理的手段。”<sup>29</sup>

甘垂退出ETS，對他的職業生涯並未造成負面影響。甘垂所在的威斯蒙特學院繼續聘用他，共達38年之久。甘垂著述豐富，他一直認為自己持守聖經無誤，並未偏離福音神學路線。

### 3. 恩斯被威敏神學院辭退事件

恩斯 (Peter E. Enns) 是我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以下簡稱威敏) 求學時的老師。他熱情坦誠、友善幽默。我當時在學校打工，早上四、五點去打掃教室，若在樓道裡遇見他，他都會熱情打招呼，還會鼓勵我一番。他和格瑞恩 (Douglas Green) 教授都是清晨就





恩斯與威敏之間的矛盾，終於因著2005年出版的《聖經默示與道成肉身》一書，而激化並爆發。 The conflict between Peter E. Enns and Westminster intensified and exploded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his book,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in 2005.

開始工作的人。恩斯對中國學生關懷有加，幾次邀請我們去他家做客，到如今還歷歷在目。

在學術領域，恩斯思維活躍，不墨守成規。他有一次提到，他的學術興趣是探討有爭議的議題。在他看來，絲毫沒有爭議的題目，寫再多書也沒意義，而那些有人支持、有人反對的議題，才值得花精力去研究。恩斯二十多年的學術生涯，正是在漩渦和風浪中一路穿行。他像一只牛氓，攪動著試圖用正統教義自我包裹的美國福音派。恩斯與威敏的衝突，在我看來遲早是會發生的。

威敏是美國基要主義拒斥自由神學的產物，早年帶著濃郁的基要主義特色。1929年，基要主義代表梅欽（J. Gresham Machen）帶領一批持保守立場的教授，從日漸自由化的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分離出來，在費城北郊成立威敏，秉持老普林斯頓保守神學傳統。和梅欽一起離開的教授，包括阿利斯（Oswald T. Allis）、威爾遜（Robert Dick Wilson）和範泰爾（Cornelius Van Til）；一年以後，另一位教授慕理（John Murray）也離開普林斯頓，加入威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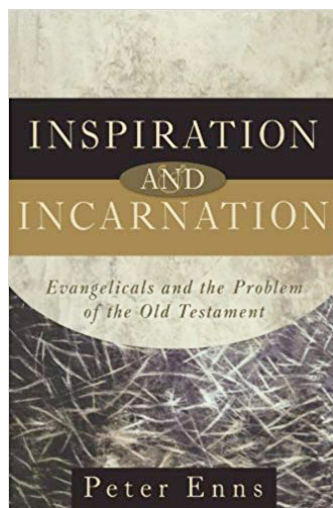
同一時期，美國長老會出現分裂，普林斯頓成為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的宗派神學院，逐漸走向巴特的新正統神學。威敏繼續堅持改革宗立場，並與後來成立的正統長老會（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和美利堅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關係密切，不過並沒有隸屬關係。

威敏至今所持守的立場，包括霍志恆（Geerhardus Vos）的聖經神學、範泰爾的護教學、慕理的系統神學、簡河培（Harvey M. Conn）的宣教學、以及亞當斯（Jay E. Adams）的聖經輔導學。

威敏以尋求和維護正統加爾文主義為己任。由於它是在與自由主義論戰和決裂過程中誕生的，這個基因使得它對任何質疑或挑戰正統信仰的行為都極為敏感。而恩斯恰好就是行走在鋒線上的人，試圖用實證研究方法，刺激傳統信仰。恩斯的這種牛氓式風格，與威敏的氛圍格格不入。

恩斯與威敏之間的矛盾，終於因著2005年出版的《聖經默示與道成肉身》（*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一書，而激化並爆發<sup>30</sup>。

該書在福音派和改革宗學者間引起很大的爭議。朗曼（Tremper Longman III）、阿諾德（Bill T. Arnold）、格瑞恩（Joel Green）、貝克爾（David W. Baker）等著名學者紛紛表示贊賞；



但也有許多學者提出批評，包括卡森（D. A. Carson）、畢爾（G. K. Beale）、華爾基（Bruce Waltke）、哈爾慕（Paul Helm）等。這樣褒貶不一的反應，正是恩斯所希望看到的。不過他可能沒有料到，這本著作的出版直接導致他失去在威敏的教授職位。（待續）



作者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國際大學

註：15. “Records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 Collection 243”, Billy Graham Center Archives (<https://www2.wheaton.edu/bgc/archives/GUIDES/243.htm#3>)  
16. *ibid*; “The Bible alone and the Bible in its entirety is the word of God written, and therefore inerrant in the autographs.”  
17. “God is a Trinity,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each an uncreated person, one in essence, equal in power and glory.” “上帝是三位一體，聖父、聖子和聖靈，每一位格都非受造，本質同一、同等能力、同等榮耀。” (<https://www.etsjets.org/about>)  
18. Robert H. Gundry, *Matthew: A Commentary on His Literary and Theological Art* (1st ed.) (Eerdmans) 1982  
19. 米德拉什（*Midrash*）是猶太教拉比解釋舊約聖經的註釋書，內容雖然緊密依托舊約聖經的章節，但註釋本身帶道德說教、寓意解經和靈意解經等特徵；為了達到教導目的，加入了大量評述引申或喻道故事。米德拉什的側重點在於說教，而非記錄真實歷史。  
20. 哈該迪亞（*Haggadah*）是猶太律法註釋書塔木德（*Talmud*）使用的一種體裁，內容包括故事傳說、寓言比喻、佚事趣聞等，目的是為了說明律法書中的某個要點。歷史真實性並非此類體裁的關注重點。  
21. Robert H. Gundry, 前書, p.299-300.  
22. *Ibid.*, p.639. 23. *Ibid.*, p.623. 24. *Ibid.*, p.628. 25. *Ibid.*, p.640. 26. Douglas J. Moo, *Matthew and Midrash: An Evaluation of Robert H. Gundry's Approach*, in *JETS*, Vol. 26, No.1, March 1983, p.31-39. 27. *Ibid.* 28. Keylock, Leslie R. “CT Classic: Evangelical Scholars Remove Robert Gundry for His Views on Matthew” (Nov. 2003) [1984-02-03]. *Christianity Today*. 47 29. Grant R. Osborne,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the Evangelical”, *JETS* 42/2 (June 1999) p. 193-210. 30. Peter Enns,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Baker Academic) 2005.

# 重返造物的世界

孫毅

自亞當墮落以後，人的生活世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德國神學家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說：“由於墮落，‘造物’（Kreatur）變為‘自然’（Natur）”<sup>1</sup>，造物的世界變成自然的世界。



近代啓蒙運動之後，這個變化越發成為人的自覺。不僅在日常生活的習慣意識中，更是在思想層面的表述中，都將世界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完全被其自然的法則所支配。

這個變化對我們這些現代人來說，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日常生活的習慣意識上，都留下深刻的印記。即使我們已經歸入基督信仰，接受聖經的創造論，在多數情況下，這個世界的被造性仍不過是我們思想層面上的觀念而已。實際來說，我們生活的世界與思想層面上的世界觀很可能是脫節的。我們以為信主之後，我們的世界觀已經發生變化，不再是自然進化式的世界觀；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並沒有離開這樣的世界觀。

## 生命與生活需恢復被造性

通常人們會將“世界觀”簡單地定義為：人對世界的某種總體的看法。<sup>2</sup> 其實，說得更準確一點，世界觀應該是：人站在自己特定的立腳點上，對世界的某種看法。

人站在不同的地位上，對世界的看法就可能不一樣。把這個看法延伸來說，如果我們並不是生活在“造物的世界”中，那麼我們思想中的創造論世界觀，就只是借用他人的，並非由自己生發出的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如果創造論世界觀真是我們自己的看法，那麼，我們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真實地生活在一個造物的世界中。能達到這種狀態，關鍵取決於我們自己生命的回轉。

作為造物世界的一部分，我們自己的生命與生活（英文life同時表達了這兩個字的意思）理應

先恢復其被造性，即：由自然的生命轉變為被造的生命與生活。在我們自己還沒有發生這種變化時，就會只是將自己之外的世界當作是被造的，而不把自己包括在內。這樣，我們若講自己的世界觀是創造論，就顯得不夠真

實。

當然，思想層面世界觀的變化，或許會帶動我們自身向被造性轉化；所以思想層面上先有創造論的世界觀，還是十分有意義的。確實如此，但如果就停留在思想層面，而沒有留意到自己的生命與生活也要恢復其被造性，那麼，不僅顯得不夠真實，而且還更危險：我們有可能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當作是這個被造世界的創造者。

## 被造性的特點

從嚴謹的神學角度來說，在我們生命與生活中發生的這個轉變，起點無疑是基督的恩典，屬於救贖論的問題。限於篇幅，這裡就不討論了。本文所關心的，只是人在其中的表現，如何將這種生命與生活的轉變呈現出來，並表現出對被造性的恢復。

我們需要先對被造性的特點作基本的描述。

首先，作為被造物，我們若要活出與被造（或新造）性相適應的生命與生活特性，就必須我們依賴那位創造者（也是救贖者）。無論理性、意志還是情感，都當以創造者為最終的標準與基點；在凡事上尋求並成就創造者的心意。就如初期教會在被猶太公會逼迫時，將他們所尋求並依靠的主稱為“你是造天、地、海與其中萬物的”。<sup>3</sup>

其次，作為被造物，我們明確地意識到：創造者和我們是不同的。我們是有限的，並非全能與無所不在的。無論在什麼時候，我們都只能站在某個特定的地位上有所表達，或有所行為。現代理性自以為可以用“全能話語”來說話，或者對某事做出“全能判斷”，但我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站在

恢復我們自身之被造性的主要訓練場所，是在教會——由信仰者構成的群體中。  
The church, as an assembled body of believers, is the training ground for the restoration of our createdness.

一個有限者的地位與身分上，我們該說與該做的，就是憑著信心達到的地步去說去做；我們若有不能說與不能做的，就當靠著恩典，放手交托給那位創造者。

保羅書信中的話可以表達出被造的人有限性的特點。在《以弗所書》中，保羅首先論及丈夫與妻子：“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sup>4</sup> 其次講到父母與兒女：“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sup>5</sup> 最後談到僕人與主人：“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祂並不偏待人。”<sup>6</sup>

保羅所講的，涉及到人在社會中生活的三個主要方面。其特點就是：人所當作與當說的，都與他所在的身位或身分有關。每個人要照自己所處的不同身位，來履行自己所承擔的責任，說當說的話。如果身位是丈夫，那麼他對待妻子的首要責任是愛她，體恤她到一個程度，甚至要為她捨命；而他並沒有權力要求妻子來順服他，好像他可以使用“全能話語”同時談論兩方各自的責任一樣。如果身位是妻子的話，她對丈夫的主要責任是順服，到一個程度就如同順服基督一樣。她同樣沒有權力要求丈夫來愛他，甚至達到可以捨命的程度。

這個有限原則同樣適用於父母與子女、官員與公民之間。我們只是這些身位中的一個或幾個；我們不能越過自己的身位。這就是我們身為被造者的有限性。

### 恢復的過程——透過教會

要恢復我們生命與生活之被造性，過程實在不容易。我們並不甘心將自己侷限於某個或某幾個身位中，只做並只說與其相適宜的事情及話語。因為這樣做，似乎讓我們難以實現自己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如果這價值與意義的基礎，是我們所理解的那種自由，即想幹就幹，想說就說，只要對我的名聲與事業有利。倘若我們是站在這種“全能立場”上，那麼我們的世界觀，無論套用多少創造論的術語，都不過是世俗的世界觀，與基督信仰沒有什麼關係。

恢復我們自身之被造性的主要訓練場所，是

教會（由信仰者構成的群體）。在其中，我們被訓練去學習如下的幾個功課。

首先，在教會教導中，我們明白了自己所處的身位是創造者加給我們的，並因此甘心地接受。確實，祂的呼召是要我們自願去接受的。但有些時候，我們就如約拿一樣，被上帝沉重的手壓著，最後不得不甘心樂意地接受自己的身位，並且去承擔這個身位所賦予的責任。其實，我們不用把所謂呼召的問題變得太複雜。人如果能夠把丈夫或妻子的身位操練好了，承擔上帝加給的其他身位都不是太難。沒錯，知道怎樣承擔丈夫或妻子的身位，是在教會中開始明白的，然後在婚姻中操練。

其次，在教會群體生活中學習愛與順服的功課。甘心委身於某個身位中的生活，就是本著愛、順服地接受這個身位所在的位置（這也是本文要用身位這個詞的原因）。不同身位之間的秩序關係，是由愛與順服來維繫的，並最終指向那位創造這種秩序的創造者。

保羅曾說：“我願意你們知道，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神是基督的頭。”<sup>7</sup> 這句話顯然不是指男人就比女人的地位高，而是指：我們只有用愛與順服來維護身位之間的關係，人類的生活才可能是有秩序的；並且這種秩序關係才有可能最終指向那位創造者。不願意用愛與順服來維護身位之間的關係，就不可能甘心地居身於此身位中。

最後，在教會團契的彼此相顧與代禱支持下，學習在信心中交托的生活。我們本當全心全意地盡我們所在身位的責任；至於我們的作為是否會在與之關聯的其他身位產生相應的結果，如：是否會讓丈夫因此更加愛你，或者妻子更加順服，都與我們無關，而是那位創造者上帝所負責的事情。

總之，若是我們的生命與生活真能夠在上述方面有所突破，就意味著我們已然重返由天父掌權的造物世界，我們自身被造性的恢復，與思想層面的創造論世界觀就趨於一致。這對於我們更好地享受上帝所賜在地上短暫的生活，一定會十分有益。



作者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現在教授神學

註：1. 朋霍費爾，《倫理學》，商務，2015年，130頁。 2. 諾格爾，《世界觀的歷史》，北大，2006年，73頁。 3. 徒4:24。 4. 弗5:22-24。 5. 弗6:1-4。 6. 弗6:5-9。 7. 林前11:3。

# 2019恩福家人退修會見証集錦



## 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郭易君

從忙碌的事工現場和頗感“寒冷”的政治環境中出來，參加這次對我而言有“更新、團圓”意味的會議，對我而言彌足珍貴。這是我第四次在洛杉磯參加恩福家人退修會，前三次我還在美國讀書，這一次恩福特意邀請我從北京過來。感謝主讓我們這群雖然不同，但卻在共同譜寫祂的故事的人聚在一起，使我們成為彼此的見證人。

這次退修會以“試煉與成長”為主題，非常切合大家的實際狀況。莫非姐關於主題副題的信息，成為這次退修會的第一個關鍵詞；蘇牧師“在安息中成長”的信息沁入心扉，使我羨慕並願意進入主的懷抱；愛光牧師對路得記的分享，激勵我們在環境不順時、一無所知時和埋怨上帝時，都當歸向上帝；孫毅老師的見證使我再次定睛那“隧道盡頭”的光芒。

各位家人的經歷正與主題一樣，充滿著難處與希望。祖幸牧師休克的經歷使我警醒；施瑋姐勝

過眼疾擔憂的見證使我鼓舞；愛和分享歐洲華人教會的光景使我著急；莫非姐分享杜大哥生病的體會使我悔改，他實在是丈夫們的好榜樣；法芸的經歷幫助我更加理解前線工作的不易；志秋結實累累的服事與謙卑中的動情，使我感動；葛浩在西三一大學開拓中文神學事工使我看到主國度的擴張；李晶的服事艱辛的經歷，頗為感同深受；朱漢同董事、蕭康董事和劉哲沛董事的見證擴展了我的宣教事工視野；深夜聽文郁老師分享在國內學術領域多年服事的見證使我欽佩和興奮；九零後新生代的分享讓我看到未來的希望……

與相愛的人在一起，時間總覺不夠。和弟兄們一邊喝啤酒一邊暢所欲言的時光，彷彿定格到永恆。會議結束了，我住在陳牧師師母家裡，接受著他們的愛和服事，耳邊再次回響起基督的話語，“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太12:47）

退修會的主題為「試煉與成長」，對我們夫婦頗有裨益，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外界環境對我們的考驗甚大。The theme of this year's retreat is Trial and Growth. We benefited greatly from it, for our faith had been enormously tested by the environments in the past year.

## 包容與批判並存

任小鵬

今年7月中旬，我們一家從密西根趕到洛杉磯，參加了恩福家人第19屆退修會。今年不僅參加者多，而且年齡跨度很大。最早的幾批神學生已經成為資深的牧者、教授，而新的神學生中則有90後，幾乎是兩三代人齊聚一堂。

雖然我們是第一次參加，但是會議的氛圍讓人覺得十分溫暖，像回到了久別的家。有幾個場景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一是參觀恩福的辦公室。辦公室不大，但我驚奇地發現，不僅恩福歷年神學生的照片都掛在牆上，而且在一張白板上還有他們最近的服侍安排，如開會、佈道、講學等，可見陳牧師和同工們經常為恩福家人們的服侍禱告。

此外，當李蕙姐拉開辦公室的檔案櫃，我瞬間被驚呆：裡面全是神學生的每月家書，每個人都有一個文件夾，擺放得整整齊齊。我們是用電郵發送家書，而同工們用彩色紙將家書打印出來，歸類存檔。我不禁感嘆，自己家中的檔案都未歸類整理得如此清晰有序，但是在千里之外的爾灣，我們的信件卻被如此整齊的存放，信中所提到生活瑣事、學習壓力也常有禱告的支持。這實在讓我感動不已。

其二是會議中大家的分享和交通。三天的會議，大部分時間都是與會者各自分享自己過去一年的生活和侍奉，所有的見證分享都很感人。不少人提到：父母年邁生病，服侍中的艱難，中國大環境收緊對教會的影響，在艱難中如何蒙上帝的眷顧和保守。

中國神學生在北美學習普遍不易，陌生的文化、學業和經濟上的壓力，讓不少人覺得疲憊。我

自己也是如此，過去一年在神學院的高強度學習，加上過去服侍中的一些挫敗，時常感到迷茫。聽到眾人的見證，恍然間意識到，原來每個人都有生活和侍奉中的艱難，但是上帝用不同的方式來帶領我們，讓我們經歷困苦之後更深認識上帝。大家的見證給了我不少安慰。

在會議中，陳牧師提到，恩福不是事工導向，而是以神的國度、屬靈生命培育為導向。這一點我體會很深。過去幾年參加過不少退修會，大多數都是以單向傳遞信息為主，缺少互動。但是恩福的退修會與眾不同，與會者逐一發言講見證，不僅是歷屆神學生，也包括董事和同工們。由於分享都很敞開，所以大家時常能走進對方的世界。

其三是會議中展現出的批判精神。受到傳統文化影響，華人基督教內部對一些問題，容易出現和稀泥，不願意直面的情況。但這次會議期間，我和一些師友討論了目前教會存在的危機，其中好幾位都坦承交流，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位老師提出兩個尖銳問題：為什麼一些有思想的人信主之後，在教會經過幾年，之前的銳利思想就被教會中的很多套話所取代，進而變得思想貧乏？如何培育既彼此相愛，又能激發思想動力的教會文化？這些話題在不少地方都是禁忌，但是在退修會期間能與師友們討論，足以看見恩福本身的包容性和批判精神。我想，既然恩福的宗旨是推動文化宣教，如果對我們身處的時代和教會文化缺乏敏銳和批判性反思，文化宣教就很難落實。

以上三點是自己對退修會的簡單感想。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願恩福的事工和服侍能祝福更多的年輕基督教學人。✚

## 風雨飄搖中的盼望

李泉

非常感恩能夠參加這次退修會，雖然是第一次見到恩福大家庭的眾位兄長，但此前總是經常看恩福家人的分享信和代禱請求，對大家既陌生又熟悉。

退修會的主題為“試煉與成長”，對我們夫婦頗有裨益，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外界環境對我們的考驗甚大。陳牧師及幾位董事的信息分享將我們的眼光帶離現狀，更多看到自己殘破與無力的生命

本相。以悔改、安息與仰望，取代抱怨、自憐與忙碌，應當成為試煉中的主色。

恩福家人的生命分享，讓我們看到：上帝的恩典總是護佑著我們脆弱的人生。因著這份無以撼動的基石，風雨飄搖中小船總會抵達彼岸。最後要特別感謝恩福同工們的辛苦籌備以及幾位中福姊妹幫忙照看孩童。✚

感謝主，又重新賜給我信仰和學術的社群，讓我做嬰孩有時，作教導有時。 Thank God for leading me again into a community both spiritual and academic. In it I am free to be a spiritual infant at times and a teacher at other times.

## 與神聖敘事對接

Jesse

**感**謝神，在祂恩典的護理中，讓我能參與2019年恩福在爾灣的退修會，從中收獲諸多反思與感動。

據大家的分享，服侍中張力的來源多種多樣，但其中最沉重的十字架，似乎不離“關係”二字，且多集中於教牧同工之間，以及牧者自身屬靈遮蓋的缺乏。這實在令人心痛。基督徒最不應懼怕敗仗——並肩頌讚步入戰場，雖敗也輸不掉平安。但若禍起蕭牆、弟兄反目，則未敗先潰、更添心傷。

或許教會的現實遠比“衆志成城，血濃於水”的理想更加複雜。因著家主的恩慈，稗子與麥子將到審判的時候才會分顯出來。我們這些蒙召成聖、逐漸痊癒的“病人”，還需不斷經歷生命的翻轉，不斷倒空自己、彼此相愛。而這其中將有多少出於我們自己的破碎，多少出於我們被別人所破碎，只有創始成終的主知道了。但我確信，當遇見主時，祂明亮的眼睛會告訴我們，暗影大地已經褪去，真實已全面降臨：“It doesn't matter anymore.”

驚訝於各地牧者普遍強調屬靈遮蓋的缺乏，我反思自身，發現除了一頭一尾，我在美期間同樣缺乏屬靈長輩的同行。來美初年，神憐憫我這坐困孤城的小孩，格外施恩，賜我同輩長輩，領我前行。其後卻發生了什麼呢？是長輩愈發稀缺，同輩愈發繁忙，亦或我在自己的計劃中越走越遠，卻又越走越窄？我怕我在逐漸長高時，就逐漸忘記如何俯就他人，也忘記如何受人俯就。感謝主，又重新賜給我信仰和學術的社群，讓我做嬰孩有時，作教導有時。願神繼續將我們種在大大小小合他心意的社群當中，扎根砥礪，嘗救恩，觀風起。

同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會中對創造主題、

墮落副題的分享。創造的美善與墮落的傷疤，以及視人生為敘事，這兩點本身或許並不新奇。但以此織就一幅人生圖景，又從信仰的角度對置身其中的我們加以勸誡鼓勵，可謂發人深省又娓娓而至。點出創造與墮落，並不是摩尼教似的光暗兩分、善惡兩元，而是帶著盼望和誠實查驗這個世界。都好，是桃花源的虛假；都壞，則是漫漫長夜的絕望。兩者都是一種殘忍。我們因著形勢信念，喜歡向一邊滿舵直驅。這樣做在當下是容易的，況且我們通常都無力背起那因痛苦而真實的敘事。但感謝神，在永恆中命定：那獨一的神聖敘事成為肉身，活在我們中間，與我們同吃同住，又先上十字架，好顯明人子來不是為了受人服侍，卻要服侍人，並做衆人的贖價。我們要做到的，就是將自己的故事與此神聖敘事對接，“傳講值得說的故事，活出值得活的故事。”

這樣的跟從自然飽含爭戰。姿態各異的盜賊總想把我們的敘事從神的主線敘事上摘下偷走。更加危險的，或者是其慫恿我們自己將其摘下，好據為己有。但是，副題雖經常挑戰主題，卻不可取代主題。這並不是無可救藥的一廂情願，而是對耶穌基督這一真實的認信。耶穌已經來了，這工已經成了，我們活在已然未然之間；天地已被溝通，神人重新相連，我們盼望聖城降下，君王再臨。

無視罪惡的餘燼依舊會被燙傷，但反攻勝利的號角已經吹響。我們當戰戰兢兢做成自己的救恩，這正是出於那古舊的福音“天國近了，你們當悔改”——強人已被綁縛，患癱瘋的得潔淨，癩腿的得行走，瞎眼的得看見，罪責的擔子被卸下，迷羊被找到，天父的家門大開，貧窮行乞的都來赴



他在講台上那振臂一呼的吶喊：“若不被試煉，就無法被神所用！”著實讓我心中一顫。 When Pastor Chen raised his arm on the pulpit and shouted, “Without going through trials we could hardly be used by God.”, I was electrified.

宴，晚來的得全部工價，神悅納的禧年已經來臨。這是神的作為，在我們眼裡看為奇妙。

來，讓我們一同登耶和華的山，進入他的安

息：For you have created us and drawn us to yourself, Oh God, and our heart is restless until it rests in you.



## Atrium旅館的那些人

范志恆

來北美念神學有五個年頭了。頭幾年，我特別痴迷於研究不同的神學理論，可以在圖書館裡呆一天，埋頭徜徉在書海裡，一個星期跟人說了幾句話，一雙手就可以數得了。越到後來，神學越往深處走的時候，我卻漸漸發現理論的冰冷，以及與人位格性交流的珍貴。以致於後來跟學弟學妹交流在神學院的生存秘籍時，我總是笑嘻嘻地來一句：“書可以不念，飯局堅決不能省。”惹得人家還真以為我就是個十足的吃貨。

其實，神學生之間的飯局，有時候非常珍貴，甚至對一個神學生來說，也是必要的。很多生命的相交發生在飯局裡，在飯間閑談時候，能了解到大家生命所發生各樣的事，也更多了解到主如何通過各樣神奇的辦法讓不同的弟兄姊妹悔改歸主。即使有時候只是簡簡單單的嘮嗑，卻能給人帶來心靈的震撼。

今年有幸能成為恩福新家人，且參加了恩福家人年度退修會。原先申請恩福獎學金的時候，是迷迷糊糊的，及至後來被錄取，看到恩福家人歷年名單的時候，心中一驚，竟然有好多位都是我在大學時代就景仰的，是華人文學和神學上的前輩。想到要在恩福退修會跟這些前輩交流生命的感悟與學術上的洞見，心中滿是期待和歡喜。

出了SNA機場，就是帶有西班牙建築風情的Atrium旅館。洛杉磯熱情但不灼傷人的陽光，灑滿了機場大道，空氣裡瀰漫海風的味道，道路兩旁挺拔的棕櫚樹如閱兵時的軍隊，一字排開，像在迎接我似的。



來機場接我的是李蕙姊妹，恩福的行政同工。每次遇到精於行政的同工，心中滿是敬佩之情，總感覺他們身上帶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氣質，給人一種穩定踏實的感覺。果不其然，她上班後只花了2天，就將恩福四十多位家人的名字一字不差地默寫出來。她在大會上介紹她和先生的時候，說她竟然找不到一張兩人的合照，唯一比較合適的一張，是他們夫妻倆跟一位名人的合影。在相片裡，他們夫妻就像路人甲和路人乙站在這位名人的兩邊。她說這張照片很能代表她，因為她很喜歡作綠葉，來襯托花的美。我不禁想到，天國裡應該有許許多多這樣淡泊名利、又忠於職守的信徒吧。

到了會場，見到陳宗清牧師。他給我一種巍峨高山般的感覺。他講話語氣平緩，卻中氣十足。原本以為他可能是個不願表露情感的人，但後來他講“試煉與成長”培靈時，像變了個人似的，眉飛色舞地回憶著他年輕時在婚姻上的試煉，在經濟上的試煉。即至講到試煉的目的之時，他在講台上那振臂一呼的吶喊：“若不被試煉，就無法被神所用！”著實讓我心中一顫。

大會期間，我沒有和陳牧師交流任何關於學術和教會等大的內容和話題，不過他確實像個“大家長”。第一晚散會時已經10點多了，原本正準備跟幾位剛認識的家人暢聊一番，誰知陳牧師過來



就一句：“這邊比東部慢3個小時，你身體的時間現在已經1點多了。”然後他就走掉了。這說話的語氣，像極了我爺爺過年時跟孫輩交流的語氣，不帶有一絲強迫，卻充滿了威嚴與慈愛。

第三天早上帶早靈修的是蘇文鋒牧師。蘇牧師一家五代信主，其家族之龐大及信仰之傳承，令人非常羨慕。他的家族每逢有小輩要出去宣教或者要去讀神學院，家族內會舉辦差派儀式。蘇牧師給我們分享的是“在安息中成長”。他描述信徒與主相交時，用了一個例子，讓我深刻反省我跟主的

前輩們……所留給我的，不是創作的技巧，也不是精湛的學術，而是他們在生命長河中與主相伴的故事，以及……對主的忠心，單純和誠摯。 I was impressed, not by the creative skills nor by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these forerunners, but by their stories about walking with God as well as keeping faithfulness, simplicity and sincerity.



關係。他女兒有一個閨蜜，每天兩人在學校裡無話不談，下課回家還會繼續打電話，做飯的時候還會煲電話粥。有一天，蘇牧師

問他女兒，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內容可以談？他女兒就回答說：“爸爸你不懂，聊天的關鍵不在於聊天的內容，而在於聊天本身。”

蘇牧師講到這裡的時候，我突然就像一道閃電一樣被擊中。我跟神的關係有這麼親密嗎？我有如此渴求向神禱告嗎？我跟神的禱告是不是很容易談完內容就結束了，像下屬給上司打報告一樣？我跟內住我心中的聖靈有如此親密的互動嗎？我的神學教導我與基督聯合所帶來的就是與神相交，我真的如此渴求與神相交嗎？純悟性或純理性的神學思考是不是就像交代完內容就結束了，而不是渴求與神相交？去位格與去與神親密關係的神學思考，那還是神學思考嗎？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我心裡蕩開，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靜。我連忙把這一系列問題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裡，像拾到寶似的。

退修會裡還有一位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前輩，施瑋。我第一次見到她的照片是在《叛教者》的封面內頁，那時候我就詫異，竟然會有如此洞穿力的眼神，彷彿能一下就能穿透人的內心。及至讀了《叛教者》，心中更萌生前去拜訪之意。她待人非常誠摯，言語談吐間帶有一絲桀驁不馴。雖然她年紀比我母親還要大，但是這完全沒有泯滅她的美



感和對美的追求之心。她在台上帶敬拜時，散發出來對主的情感如火山噴湧；最令我感動的，還是她對主那單純的依賴。她分享說，她在寫宋尚傑的傳記時，就像在挖到一半的山洞，兩邊都沒有光，心中總想快點挖，想更快見到光。但是主卻跟她說，其實有光的日子本來就不多，即使

出了山洞，很快就又要進入下一個山洞了，生命中大部分時間是處在山洞裡面挖，何不好好享受在山洞裡與主同行呢？她這段話似乎又點亮了我，基督徒生命的常態是什麼？我們跟主的信心和主的關係有多少時候是在一帆風順的時候建立的呢？

與這些在文學和神學都建樹頗豐的前輩們短短四天的相處，所留給我的，不是創作的技巧，也不是精湛的學術，而是他們在生命長河中與主相伴的故事，以及他們在談吐間所展現的對主的忠心，單純和誠摯。聽他們的故事，頗有一種朝夕之間，棄得了江山，卻獨惜那些點滴之感。我想，這或許就是保羅在林前十三章8-10所說的，“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我想，當眾聖徒在新天新地裡相聚的時候，憶起今生所發生的事時，所有的豐功偉績都沒有什麼吸引力。我想，那時候大家更可能會談的，是今生如何靠主度過各樣的風浪，如何在絕望中有盼望，以及如何活出愛神愛人的生命吧！



## 對禱身教會的新看見

柏雨成

我 有幸在2019年夏天參加了恩福家人退修會。雖然我是以嘉賓身分參加，但在會上感受到的愛與支持，讓我毫無“局外人”的感覺，反而覺得自己儼然是這個家庭中的一份子。

陳牧師的講道專注於“試煉”這個題目。看到會議日程的時候我想，講試煉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如今的國內教會倍受逼迫，生存空間緊縮，想必“試煉”是指這個世代教會面臨的外在壓力無疑。然而陳牧師講道開頭，就給我和另一位單身弟兄上了一堂感情試煉課，並以自己與師母傳奇般的婚姻為證，帶出了在外界條件不符合期望的情況下

仰仗神大能的主題。

接下來幾天的分享，幾乎所有的恩福家人都一致認為，當前外在的逼迫事小，教會內的成長事大。原來“試煉”最重要的來源不是教會外的政策規定，而是教會內在智性、靈命上的成長障礙。第一天晚上的研討會中，郭牧師說，外界壓力本身向來是不足以壓倒教會的。如果教會真的崩塌，那一定是從內部被蛀空。而這種內部的試煉，牽涉到的面更深更廣。

我縱然能分析宗教政策和歷史，但若是如陳牧師所警示，在單身時在感情的試煉上沒有追隨神



看到這一批思考獨立，視野前瞻，敢想敢說的教會領袖，竟也互相相愛，基本沒有隔閡，我十分感動。When I found that this group of church leaders, though independent-thinking, forward-looking and outspoken, showed sincere love toward one another without any barrier, I was deeply touched.

的旨意，缺乏耐心地進入了一個以個人滿足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的婚姻，那麼這對我的侍奉所產生的影響，會比少讀幾本書的影響更加嚴重。

這讓我對所謂的“委身教會”有了新的看見。我依然記得，幾年前的我，剛對中國家庭教會跌宕起伏的歷史有所了解時，覺得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如果要“委身教會”，那就要站隊在家庭教會的一邊，數落掌權者的不公。這縱然有它的價值，但我在退修會中看見，這麼多在教會一線奔波服侍的領袖們，平時面臨的壓力與危險超乎我的想像，但依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以教會靈性智性上的成熟為己任，我便意識到，原來“委身教會”有著廣博得多的含義。

因此，我對自己未來的侍奉問出了新的問題。比如，如何運用自己的學識，為教會對自己的歷史、神學的反思侍奉；或者如何用自己從科學主義無神論者走入基督信仰的經歷，來批判反思世俗主義的本質，並警醒教會戒備世俗主義的陷阱。

恩福家人們給我的這深一層的看見，讓我反而對自己的學術前途更充滿了憧憬。正如我分享時說的，在我原先侍奉的美國傳統福音派團契對高能量外向型葛培理式的人才倍加推崇時，神提醒了我，自己靜靜地讀書，思考問題，一樣會為神所用。如今我又一次有了相同的感受。自己雖然政治影響力為零，但這幾年看的書，思考的問題，一樣會為神所用。

這樣的看見跟恩福家人們親密的見證是分不開的。我作為一個在國內時沒去過教會，在海外歸信的基督徒，雖然這幾年在學習中國教會，但總不免有一種霧裡看花的感覺，總想撥開迷霧見真容，卻苦於沒有途徑。之前也去過幾次類似的北美華人基督徒聚會，但往往一報上杜克神學院的家門，便飽受質疑，被眾人輪番詢問（有時候是“拷問”）神學立場是否保守，對聖經無誤或進化論的看法如何等等。這次在恩福，我在分享時提起後自由主義

神學，本已做好了要被“拷問”的準備，沒想到下台後竟有多人表示理解支持，不啻為一次驚喜。

接著幾天，看到這一批思考獨立，視野前瞻，敢想敢說的教會領袖，竟也互相相愛，基本沒有隔閡，我十分感動。這樣有如家庭一般的感受，不就是神的國在世上運行的見證麼。

所以在感恩陳牧師師母用愛結合了這麼多樣的一群人之餘，我也更深的意識到，原來在地上行神在天上的旨意，往往是通過愛搭建橋梁而來。

我要問自己的問題便是：對於一個基督徒學者，侍奉的“戰場”究竟是什麼？是書裡的論證嗎？是大會上與人爭辯嗎？還是在家裡、在學校，通過自己的愛與為人的美德，為主做見證？

在過去的一年，神已在多個場合，透過多人的口，傳達給我一個道理，那就是：真正為神所喜悅的見證，不能僅僅在自己的寫作裡面，而也要在外面。如果我真的想像自己預期的那樣，在這世俗的世界上為神做見證，那我所需要的，正是恩福家人這樣的團體所展現出來的美德，就是用愛搭建橋梁，把持不同意見的形形色色的人，統一在主的愛之中的美德。✚



## Koinonia, 合一的團契

劉彪

我對恩福的第一印象，乃是來自於一連串的名字。他們之中，有人活躍在文化思想界，有人深耕教會牧養，有人以文字事工見長，有人投身於宣教事業；當中有人名滿天下，有人深藏功名。上帝在這個時代揀選了不同個性不同恩賜的人成為

他的子民，成為侍奉他的人，但同時上帝沒有讓這一群人成為孤膽英雄，藉著恩福，這一個群體成為一個家庭，而我也有幸在2019年7月成為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參加了本年度的恩福家人退修會。

恩福退修會有一個特點，是其他聚會所沒有

讓我最為享受的是自由交談的時間。我們三兩成群，就自己所關心的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 The sessions I enjoyed most were free discussion in the afternoons. In groups of two or three, we exchanged ideas and insights close to our hearts.

的，就是每個人都是講員，同時每個人也是聽眾。在三天的時間裡，每個人都有十五分鐘的分享時間。作為新人，陳牧師的要求是分享個人見證，其他家人以及董事、同工，則是分享過去一年的近況：生活、侍奉、工作、家庭。藉著這樣的分享，我們可以認識和了解其他的恩福家人，也讓我們真真實實的看到了一個個傳道人在侍奉背後的艱辛、軟弱、掙扎，但同時靠主努力前行。

對於傳道人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侍奉帶來的身分問題。我們容易把看來成功的事工作為自己身分感的來源。侍奉得力的時候，我們就自信滿滿；陷於低谷的時候，自我形像的認知也發生了問題。

在三天的分享中，好些人的心聲深深觸動了我。李傳道談到過去幾年在北京，數次在沒有完全預備好的情況下，就被推到某個重要的侍奉崗位。他所面對經濟等種種的壓力，彷彿電影的一幕幕，把我拉回到自己過去的經歷中。李傳道提及，觸動他頗深的一本書為《危機四伏的呼召》。的確如此，傳道生涯充滿了危機；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會不斷、且不自覺地在弟兄姐妹面前，扮演上帝的角色。

大衛鮑力森在臨終遺言中這樣說：不要懼怕在眾人面前顯露軟弱，因為這是通往神能力的大門。顯露軟弱反而是傳道人得勝的秘訣，而恩福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絕佳的平台，讓我們可以在眾人面前敞開軟弱，吐露掙扎。

我們聽到徐老師分享面對外界攻擊時的心酸，李老師在工作困境中的難處等等。這一切的軟弱和掙扎，都帶來重新舉目仰望的契機。在恩福，我們一起在軟弱中努力前行。

本屆退修會恰逢國內環境風雲變幻之際，試煉自然而然成了一個中心議題。三年之前我離開國門時，本以為在我們這一代，不會再有大批傳道人

因為持守信仰的緣故而遭受逼迫。然而三年之後，國內的形勢急轉直下，不同地區、不同背景的教會，陸陸續續傳出承受不同層面壓力的消息。週三晚上的研討會針對這樣的時代背景，討論了中國家庭教會的現狀與前景。

四位在國內侍奉的弟兄分別陳述了各自的觀察。有趣的是，這些身處第一線的弟兄有個共識：外部環境的壓力並不是最大的挑戰。放眼中國家庭教會，60年來風雨兼程，然而復興卻是有目共睹。復興總是伴隨著不間斷的外部壓力，而外部壓力從來沒有摧毀草根教會的存在；相反，教會總是在夾縫中不斷成長。啓示錄的神學目的正是在於此：逼迫中的教會將會忠心持守，至死不渝，因為耶穌是那位已經得勝的羔羊。

另一方面，教會面對的更大挑戰，其實來自於內部。孫老師分享到城市教會在過去幾年轉型期所面對的挑戰，有一點對我提醒頗深，就是代際交替。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家庭教會都在面對領袖層的交接。家庭教會的傳統、上一代領袖所遺留的屬靈遺產、以及教會中各種的是是非非，將會是年輕傳道人所面對的挑戰。在恩福中，我們看到了不同的回應方式和態度。

過去十五年，中國家庭教會內部所發生的顯著變化之一，就是宗派回流。這一現象所對應的，是過去傳統家庭教會所持“無宗派”和“超宗派”的立場。中國家庭教會長期缺乏教會論，宗派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回應，特別是這一代主張建立宗派的人，基本上都看重教會的牧養，並且思考如何以神學影響牧會。但不可避免的是，宗派可能產生宗派主義。恩福退修會的價值，在於促使不同神學和宗派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不斷的對話，不斷的思想碰撞。

在三天的時間中，讓我最為享受的是自由交談的時間。我們三兩成群，就自己所關心的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在這樣的時間裡，我就當前教會所發生的各種問題，接受了蘇老師的牧養；好些人就當前爭議性的教會、爭議性的書籍，各自陳述觀點。各人觀點不同，立場各異，然而溝通和對話已經建立。

我想，恩福的意義所在，可以用一個希臘字來形容：*Koinonia*，即是彼此共享，共有一份。

我有幸成為恩福家人！



(接封底)

## 人間理想的盡頭

人間理想的盡頭，可能只是短暫的歡快。《傳道書》的作者身為君王，有權有錢，在建築、農林、軍事、娛樂、藝術、文學、外交等多方面，成就都令人驚嘆。然而，他的結論卻是「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原因有二。第一，這些外表的事無法讓他的內心感到滿足；一陣熱鬧之後，心裡總覺得還少了什麼。第二，年紀愈大愈意識到死亡的逼近，屆時所有的事業都不再為自己擁有，等於白忙一場；自己流汗，別人乘涼。

人間理想的盡頭，可能是幻滅。啓蒙運動之後的兩百年，各種「美麗新世界」的憧憬、標榜人性光輝的主義爭相問世。希特勒大肆倡導納粹主義，以為將使德國強盛，至終卻導至全世界無數生靈塗炭。馬克思提出共產世界的理想，誘發千千萬萬的追隨者，終於在廣袤的北方大國得以實踐。然而隨之而來的，並不是全民和樂的榮景，反倒是無盡的鬥爭、經濟的蕭條、秘密警察監控的社會。

人理想的盡頭，也可能是失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一輩子的心血都放在孩子身上，然而等到年老，卻不見兒女孝心的回報。這類傷心事頻頻出現。近一百多年來科技進步神速，在物質生產、陸海空運、教育醫療、電子通訊等方面，現代人所能享有的，是前人作夢也想不到的。然而，氣候變遷、環境污染、文化衝突、武器競賽也隨之愈趨嚴重，許多人憂心不可抵擋的大災難即將臨到全人類。

## 從天而來的理想

耶穌在世傳道時，向人提出：「神的國近了。」「神的國」是否也是一種理想？倘若如辭典所言，理想的定義為：對未來事物美好的想像和希望，那麼，「神的國」也可說是理想，只不過它不是人所想像出來的，而是神已經為人安排好、要人去得著的。

「神國」是神掌權的地方。根據耶穌的描述，在人間，「神國」是從人的內心開始；它像樹苗，起初不起眼，卻會逐漸成長，影響愈來愈大，最後成為大樹，飛鳥都可來棲息。而且它會超越時間，一直延續到永恆；經過最

後的審判，所有邪惡的成分皆會除去，真正的美好會長留，讓人永遠擁有。

因此，「神國」的理想是從滿足人的內心開始。使徒保羅把人間最高的理想「行善、犧牲」，與「愛的生命」來作對比，並指出後者才能給人真正的益處。因此，以「神國」為追求的目標，就是以「心中有愛」作生命的焦點。

「愛」是神的屬性。耶穌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祂甘心情願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彰顯了這樣的愛。聽從耶穌的呼召，追求神國的人，縱使在世上的壽命有限，但是生命的願景必將在永恆中實現。

## 放下世間理想的人

《獻給無名的傳道者》這首長詩，在基督徒當中廣為流傳。作者邊雲波弟兄，甫從大學畢業，就放棄出國和高就的機會，與一些年輕的同伴到邊疆少數民族中去傳福音。在出發前夕，他慷慨激昂地寫下：

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  
是自己的腳，甘心到苦難的道路上來奔走！  
「選中」這條不自由的道路，  
並非出於無奈，相反地  
卻正是大膽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

當年這些放下世間理想的人，回應了耶穌的呼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他們的豪情壯語，在上個世代經過了火一般的考驗。邊雲波本人一生顛簸流離，歷盡苦難貧窮、妻離子散、疾病折騰，多次瀕臨死亡邊緣。然而他卻神蹟似的活下來，而且晚年得以傾力服事神，享年93歲。

細想之下，人之所以會有追求理想的心，必定是神在對人呼喚，要人知道：的確有一個美好的境界值得去追求。倘若我們能夠看清，世間的理想是不周全的、有盡頭的，因而願意放下狹隘的想法，轉身去聽耶穌的信息，去追求神的國，那麼，我們一生的嚮往必不致落空。

在時間的盡頭，復活與永愛會迎接我們！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 當理想來到盡頭

蘇卿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哥林多前書13:3)

兩千年前，使徒保羅探究什麼是人最當追求的。他舉出了極其難能可貴的情操：對人間悲苦懷著極大的同情，竭盡所能貢獻；甚至為著達到理想，犧牲性命在所不惜。這樣的大慈善家、大英豪，在歷史裡實屬鳳毛麟角。然而，保羅指出，即使能有這樣超凡的行徑，若不是出於真實的愛，最終對自己仍徒勞無益。

在當今全球貧富懸殊的時代，追求改善生活不僅是個人的夢，也是國家的夢。一旦理想未能實現，在民主國家中，以遊行表達不滿，幾乎成了常態。當「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遊行未能得到善意的回應，不滿的情緒必更加高漲，一些群眾勢必會以暴力來宣洩；另有一些人則會以自殘來作最強烈的抗議，例如絕食、死諫。使徒保羅所提到的「捨己身讓人焚燒」，在這個時代多次以聳人聽聞的「自焚」事件出現。

人有別於其他動物，不會停留在吃飽喝足。追逐理想是人活著的必要動力。然而，往往當理想來到盡頭時，人們才會發現，那並不是自己所要的。(轉封底裡)